

篇說部

規世短

太湖女俠



上海新民書局刊行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出版

太湖女俠

著者 許慕羲

印刷者 大上海印刷所

出版者 上海新民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上海四馬路

此書有
翻印必究

分
行所
北平 漢口 南昌 宜昌 成都
廣州 開封 長沙 重慶 萬縣
廣益書局

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全一冊定價九角

弁 言

近年以來。武俠小說。盛行一時。坊間發行之劍仙俠客諸書。層見叠出。更僕難數。而推究實際。其離奇者。則牛鬼蛇神。過于迷信。其陳腐者。則劫富濟貧。鄰於誨盜。即取材純正。構謹嚴者。亦僅使中下社會閱之。造成一種撫劍疾視。好勇鬥狠之。行徑而已。對於劍俠之宗旨。藝術之精蘊。仍未能盡量發揮也。本書秉崇正黜邪之旨趣。抱提倡武俠之精意。寫女俠則於武健中饒婀娜之致。寫男俠則於剛正中具磊落之態。而幫匪之毒。賊土劣之狡猾。亦復繪聲繪影。如鑄禹鼎。如燃溫犀。使閱者一經瀏覽。即瞭然於武俠之宗旨。而不致誤入歧途。此則著者所堪自信者也。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溧陽許慕義識



畫 弁 • 傳 俠 女 湖 太



江湖
傑

太湖女俠傳目錄

第一回

賞中秋慘遭回祿

救閨秀喜攀高親

第二回

銷贓物自投羅網

劫監犯枉費心機

第三回

見人頭縣官吃驚

緝盜案捕快受責

第四回

聘能人降尊紆貴

訪舊友奉命緝凶

第五回

惱頑童先生辭館

越高嶺壯士遊山

第六回

兄弟峯無意遇師傅

虎邱山有心收門徒

第七回

米販子當場逞強梁

穿珠婆爲母報仇怨

第八回

兩重傷痕一時全愈

四路埋伏二賊奔逃

第九回

追賊寇沈步雲中箭

奉師命李月貞下山

第十回

剗腐肉醫治箭創

開革囊放走劍氣



第十一回

救好友施術石佛寺

秦錫疇奉命訪能人

逐妖僧比劍黃山峯

謝幼菴約友赴險地



江湖豪傑
太湖女俠傳

第一回

賞中秋慘遭回祿

救閨秀喜攀高親

義氣兩個字。是江湖上的朋友最注重的。所以江湖上的朋友。無論在幫在理。同道隔門。一經認識。有了交情之後。便如兄若弟。異常親熱。倘若要好的朋友。受了人的委屈。他便要拚着性命。代這朋友前去報復。那怕白刃子進去。紅刃子出來。他也要把朋友的氣憤宣洩淨盡。方才罷手。否則。是甯甘玉碎。不肯瓦全的。但是注重義氣二字。固是江湖上一樁好處。那因為極小的事情。要保全義氣。和人爭鬥。鬧得不可開交的。也就不在少處。在下編這部書。便是述說一個幫內的兄弟。因為顧全朋友的義氣。鬧得天翻地覆。終至於喪身亡命。而朋友的義氣。仍難保全。所懷的怨恨。終難宣洩。這多是他們仗着血氣之勇。沒有知曉君



子的大道。才有這樣的舉動。不過到了結果收場。却使一個女子。成就了巾幗飛俠的大名。也總算那個女子的大幸了。在下說到這裏。大意已竟揭出。便要言歸正傳了。話說江蘇浙江兩省之間。有一片汪洋巨浸。其名叫做太湖。這太湖的面積。異常巨大。跨越江浙兩省。據故老相傳。竟有三萬六千頃之大。古時稱爲震澤。後來稱做太湖。又有個名字。叫做五湖。因爲這個湖中。包刮着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太湖。五個湖。所以又稱爲五湖。那湖中最最著名的地方。便是東洞庭山、西洞庭山。除了這兩山之外。還有無數的小山。蜿蜒起伏。連絡不斷。湖中汶港紛歧。烟水浩渺。若非熟於道路的人。誤入裏面。任憑你左旋右轉。也不能出外。其間土地豐腴。出產甚多。如米麥果品。以及牛羊牲畜等類。無般不有。無物不備。那水產的各種魚蝦之類。更是那地方的大宗出品。所以沿湖一帶。都是漁戶。每逢魚汛時期。那些大小漁戶。都駕着小艇。操着



雙槳或撒網。或下罾。往來湖上。熱鬧非凡。至於住在東西洞庭山的。又都是富戶人家。擁着良田美地。甚是豪華。因此江浙兩省的人。都說這太湖裏面。乃是洞天福地。那知道了現在。却和從前大大相反。當初視爲洞天福地的。現在竟變了盜賊的淵藪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只因湖中山嶺複疊。汊港歧出。又跨着兩省的地方。盜賊出沒其間。軍隊不易剿捕。所以成了這般景象。那沿着湖邊的一帶的地方。如石碣村荷花港。蓮葉灣。射潮墩。打魚溝。這許多所在。沒有一處沒有若輩盤踞在內。就中各幫都有。要推巢湖幫勢力最大。站山頭。開香堂的事情。無日無之。那一天正是八月中秋。大家小戶。都趕着過團圓節。備着許多酒菜。等到月上之時。一齊歡呼暢飲。十分開懷。那沿湖一帶村莊。和東西洞庭山的人家。竟沒有一家不對酒賞月。遠這團圓佳節。正在開心的時候。忽然起了一片喧嚷。頃刻間人聲鼎沸。都嚷着快快快。救救救。那聲



音鬧成一片。好似潮湧一般。頓時驚動了各村莊的人家。不問男女。都拋了手中的酒杯。筯上的菜肴。一齊趕出門來。看是什麼事情。剛一出門。只見紅光蔽天。烟燄上騰。乃是洞庭東山李信之李大戶家走了水。一聲警信。傳了出來。各村莊的救火會。都齊集起來。担水提桶。趕去救火。所以人聲嚷成一片。偏遇着這一夜的西風甚大。一霎那頃。火趁風威。風仗火勢。燒得十分利害。連那明亮如晝的月光。也被火燄遮蔽了。瞧不清楚。李信之當火起的時候。已拖着他的老婆和兒子。逃走出來。却有個十六歲的女兒。名喚雪貞。沒有來得及跟隨出外。其時的火燄。已將一座住宅。團團圍住。雖有許多人奮勇施救。無如風威猛烈。火勢逼人。水澆上去。猶如加油一般。火力格外來得利害。李娘子只急得放聲大哭。口內連喊救人。李信之無法可想。只得高聲說道。倘若有人將我女兒李雪貞救將出來。保全了性命。我便將女兒許他爲妻。決不食



言。李信之連喊了數聲。當場這些人。雖然知道李小姐花容月貌。心內很是羨慕。但火燄如此之猛。怎樣能夠入內援救。惟有眼望火光。徒呼奈何罷了。正在急迫的當兒。忽然人叢裏面。跳出一個少年。短衣窄袖。青布包頭。勇糾糾的向火內撲去。衆人吃了一驚。上前攔阻。不料少年的身法。比鷹隼還要捷速。身子一躍。早已上了樓房。揀沒有着火的地方。跳了下去。不上一刻工夫。已見那少年。背上負了一個人。從後面屋上跳下地來。直奔李信之夫婦跟前。將背上所負的人放下。微笑說道。我已在大火裏面。把小姐救出。幸得小姐看見火起。便向沒有燒着的地方躲避。所以沒有受傷。李信之歡喜已極。連連稱謝。少年也不答言。回轉身。幫着衆人。竭力施救。幸而人多手快。火勢漸漸的滅下。恰巧風威亦已稍殺。再加上衆人的施救。將火撲滅。總算大幸。只燒去了中間一進房屋。後面的住宅。完全未動。李信之向衆人道謝過了。便邀請背



負雪貞的少年入內請教他的尊姓大名。那少年答道。我叫吳思允。便在沿湖的射潮壑居住。李信之聽了吳思允三字。不覺心內大大吃驚。你道李信之爲什麼要吃驚呢。原來這吳思允乃是巢湖幫中有名的人物。他的本領很是了得。沿太湖一帶的村莊。沒有一人不知吳思允的大名。李信之雖然不認識吳思允的面貌。久已聞得他的聲名。在巢湖幫中很佔勢力。是個不安本分的人物。自己因救女兒心切。倉猝之間。允許下有人救得女兒性命。即便許配爲妻。現在雪貞已爲吳思允救出。大丈夫一言既發。駟馬難追。自然要克踐前言的了。但是吳思允是個跡近匪類的人。自己是個清白傳家。詩禮門第。將女兒許配與他。豈不要大受其累麼。因所聽得吳思允三個字。心內便吃了一驚。但心內雖然吃驚。面上却不顯露出來。仍舊帶着滿臉笑容。向他連連致謝救女之恩。偏生那吳思允伶俐得很。含笑說道。當火勢猛烈的時候。曾



蒙台許救得小姐。便許配爲妻。現在靠天之福。小姐已由在下救出。並且毫無損傷。自古說的一諾千金。想必無甚翻悔。小姐已要算被我的未婚妻了。丈夫救妻子。乃是門分。何用道謝呢。李信之被他說得啞口無言。只得陪着笑。讓他入座。並吩咐速備酒筵。款待思允。思允笑道。此時正在夜間。那裏去備辦酒筵。況且府上遭了回祿。諸事還要正理。就是備了酒來。也無心暢飲。好在我與府上已結姻親。無論何時。可以前來叨擾。此時不用客氣。暫且別過罷。說着就地了拱。逕自大踏步而去。李信之見吳思允已去。料知這事。甚是爲難。不禁憂形于色。李娘子見了這種形象。遂卽問道。那救女兒的少年。已竟去了麼。你爲何要這樣憂悶呢。雖然遭了火災。幸虧人口安全。房屋又祇燒去一進。並無重大損失。何用如此担憂。李信之聽了。長嘆一聲。附着耳說道。你知道救女兒的少年是誰。他乃是巢湖幫中鼎鼎大名的吳思允。我急迫之間。宣



言救得女兒的性命。便許配爲妻。你瞧吳思允這樣人物。我的女兒。如何可以給他爲妻。但是言已出口。又難翻悔。我們好端端的清白人家。怎能將女兒許給巢湖幫的人呢。我就爲了這事。心內很是擔憂。李娘子聞得此言。也甚着急。遂埋怨道。都是你的不好。要救女兒。多多出些金錢就是了。爲何要說許配給他呢。難道當時有個叫化子救了女兒。你也叫他去跟隨。叫化了麼。李信之道。雖也是倉惶之間。急不擇言的緣故。埋怨也是無益。且待我想個絕妙的主意。除去這害。方可安心。一面說着。一面在室中踱來踱去。思想計策。想了一會。便道。有了。我只要如此這般。就可以脫離這個關係了。當下想定主意。便暗暗的預備起來。單說那吳思允。他救了雪貞小姐。無意中得了美貌妻房。又有這樣的豪富岳家。心內好不快樂。辭別了李信之。興匆匆的回轉自己家中。倒在床上。便呼呼睡去。一覺醒來。已是次日清晨。吳思允起得身來。梳



洗方罷。早有他的同帮兄弟。得了信息。一齊趕來向他道賀。都說吳大哥好福氣。這李家小姐。是洞庭東山。最有名的美貌佳人。有多少富家子弟。青年英俊。託人去作伐。李老兒因爲生平。只有一子二女。小女兒月貞。五歲時被人拐去。尋覓無踪。只有一子一女。愛如珍寶。所以有人作伐。總是推三阻四。不肯允許。如今由火神菩薩爲媒。許給吳大哥。真是艷福非淺。吳思允聽了衆兄弟一陣陣恭維。直喜得眉開眼笑。連話都說不出來。當時衆人都亂吵吵的說個不已。獨有一人。袖着雙手。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好似衆人所說的話。盡是不堪入耳之談。一般。吳思允認得此人。乃是通臂猿猴柳永春。這個人練就一身馬步水陸軟硬內外全功。更兼有金鐘罩鐵布衫護身。端的是當今的一等好漢。巢湖帮中。沒一人不佩服他的本領。真是响當當的脚色。吳思允見他這般模樣。忍不住問道。柳兄弟。爲何獨自坐在那裏。絕不開口。難道愚兄有



甚不周之處。開罪于你麼。柳永春慌道。我與大哥。乃是生死弟兄。雖然
 是義結金蘭。却比同胞所生。還要親熱。莫說並無不周之處。就是有甚
 開罪的地方。自己兄弟。也沒甚緊要。吳思允接口說道。既是如此。你爲
 何面有不樂之色呢。柳永春答道。我就因大哥定了這個親事。代爲憂
 慮。此言一出。衆兄弟聽了。全都愕然。內中有個綽號急三槍陳正說道。
 吳大哥就了這頭親事。可算得美滿良緣。你不向他道喜。反說這喪氣
 話。真正豈有之理。衆弟兄也齊聲道。吳大哥這件事。乃是曠世罕逢的。
 你又何用代他憂慮呢。吳思允從旁說道。柳兄弟見廣識大。素有智多
 星的徽號。他既說這親事可慮。其中必有緣故。何不將理由解說一番。
 使愚兄明白這親事的可慮之處呢。柳永春道。大哥試想。李信之的爲
 人。平日間所作所爲。全是土豪劣紳的舉動。表面上却自稱是詩禮門
 庭。清白傳家。如何肯將親生之女。許配給我們幫內之人。況且前次。大



哥曾帶領幫內兄弟。在李信之家。劫掠財物。李信之雖不知是大哥的指揮。但巢湖幫前去劫掠。他是知道的。那一次的損失。不在少數。正在深恨巢湖幫。豈有將女兒嫁與大哥之理。吳思允道。柳兄弟之言。固是不錯。但李信之這次將女兒許給我。乃是要救他的性命。出於無可奈何。方把女兒作爲賞格的。柳永春不待說畢。便接口言道。大哥既知他出於無可奈何。這事更可慮了。吳思允道。老弟的話。我實在不能明白。爲什麼更可慮呢。柳永春道。萬事必須從情理上着想。李信之當火起的時候。要保全女兒性命。不得不將女兒作爲賞格。及至救了出來。因門第身分。不能相當。必存追悔之意。等到問明大哥姓名。知是巢湖幫的人物。更加心內懊悔。只因懼怕大哥的威名和本領。又不敢說那翻悔的言語。惟有在暗中設法。算計大哥了。我勸大哥。自此以後。須要事留神。步步注意。切莫受他人的暗算。喪自己的威名。吳思允聽了此



言很不爲然。柳永春也不便再說。惟有暗地裏代他擔憂罷了。當下衆弟兄胡鬧了一陣。吳思允少不得備辦了酒菜。請他們喫喝一場。方才各自散去。但是吳思允聽了柳永春的話。心內雖然不以爲然。也未免多了一層疑慮。過了兩日。便託射潮墩的鄉長去見李信之。說是那夜火起之時。承蒙親口許諾。將令媛字於吳思允。吳家現擬擇日納采。特來通知的。這原是吳思允怕李信之有翻悔之心。借此探聽他的口氣。那知李信之絕無難色。一口允許吳家。擇日納采。不過因爲這個月內。和自己女兒勸生肖有些衝突。要求吳家。須在下月過禮。鄉長便將李信之的言語回報了吳思允。吳思允聞得李信之滿口答應。心內更覺坦然無疑。便預備於下月初旬。過禮行聘。却因李信之是洞庭東山著名的富戶。家中珠玉充盈。珍寶山積。自己的聘禮菲薄了。惟恐貽笑大方。便將家中積存的贓物。親自攜帶至吳縣去變換銀錢。不料剛抵



吳縣城內，便有一人上前道：「你是吳思允麼？」思允才答應得一聲，已有多人圍住。不知衆人因何圍住思允，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銷贓物自投羅網

劫監犯枉費心機

話說吳思允因李信之滿口答應，擇吉納采，心內便坦然無疑，絕不把柳永春規勸之語放在心上。又因李家極其豪富，恐怕聘禮菲薄了，要被他們嘲笑，便僱了一只船，將歷年劫掠來的珍貴物品載往吳縣，打算變賣銀錢，置備聘禮。不料船抵碼頭，吳思允剛由跳板行至岸上，突然一個中年人迎面而來，攔住去路問道：「你可叫吳思允麼？」思允一見這人的形狀，便知是衙門中的緝捕，忙要向一旁跳去。設法逃生，那個人一聲吆喝，早有埋伏下的捕役一擁而上，約有四五十人之多，將思允團團圍住。由那個中年人說道：「吳思允是值價的，快些隨咱們去了。結案件，你可知歷年來所做的各種案子，已是不計其數，累得咱們不



知受了多少屈棒。今天是你惡貫滿盈。自投羅網。還想脫身麼。吳思允
瞧這形狀。料難逃走。反而哈哈大笑道。爲了我一個人。累你們到如此
地步。我心也覺不忍。便隨你們去。任憑怎樣處置罷。只是你們如何知
得我今日必然到此。預先在這裏守候。若肯將這個原由說明。我便絕
不抵抗。隨着你們到案。否則莫說這幾十個人。就是有千軍萬馬。我也
視若無人之境。自有本領。可以脫身的。那個中年人。本是吳縣的快班
頭兒。他聽了這話。微笑說道。咱們怎能知道你今日到此。都是令泰山
在暗中打聽得你。把歷年所積的贓物。至吳縣變賣。預備聘禮。連夜差
人前來報告。咱們方才得知底細。在此守候。現在話已說明。就請同了
咱們到案罷。吳思允聽了這話。仰天大笑道。好好。我吳思允縱橫蘇浙
一帶。從來沒有失過風。不想倒在李信之手內。也是我不聽信柳兄弟
忠言之過。我既答應你們到案。自然沒有翻悔。就此去罷。不必遷延了。



那捕快頭兒道。既是如此。可要對不住了。說着。一抖鐵練。套在吳思允項間。又取過手拷脚鐐。代他上好。並派人看守船上的贓物。便和衆捕役。簇擁了吳思允。直至吳縣衙門。由縣官陞堂訊問。吳思允一到堂上。不待縣官追究。便將歷年來所做的案件。一一承招。縣官見他招供。很是爽利。覺得這人是個剛硬耿直的漢子。也就不肯難爲於他。命他當堂畫了供。吩咐押往牢中。監禁起來。左右哄應一聲。要將思允押下。只見那個捕快頭兒。上前止住衆人道。且慢押去。我尙有言詞。稟告堂上。說罷。回身向縣官說道。啟上老爺。這吳思允。就是這樣子。監在禁中。恐怕仍要被。他逃去。那時再要緝獲。便不容易了。縣官道。他下在死囚牢裏。上了鐐拷。如何還能逃走呢。捕快頭兒道。回老爺的話。手拷脚鐐。只能拘禁本領低微的人。吳思允。練就一身內外軟硬工勁。是困他不住的。縣官道。鐐拷既困他不住。此外可有什麼法兒。使他不能逃走麼。捕



快頭兒道。要使吳思允不能脫逃。須要穿了琵琶骨。並將他兩腿的筋挑斷才好。縣官道。既是如此。可將吳思允腿筋挑斷。並穿起琵琶骨來。一聲吩咐。早已有人將思允腿筋挑斷。穿了琵琶骨。押往死囚牢裏去了。這吳思允。是巢湖幫有名的好漢。忽然被吳縣的捕役緝獲。當地人民。都把這事。視作新聞。紛紛的你說我講。茶坊酒肆裏面。皆把來作爲談話的資料。所以不上一日。思允被捕的消息。已竟傳到太湖柳永春。聞得此信。不禁長嘆道。吳大哥不聽我言。果然出了事了。我和他是知己兄弟。若不設法救他。還說什麼義氣呢。但是巢湖幫中。聲名雖大。兄弟雖多。我瞧起來。簡直沒有一個有義氣。有能耐。可以做得幫手的人。現在爲了吳大哥的事情。只得仗着我的一身本領。獨自飛入監內。把他救出就是了。柳永春籌畫了一會。決定主意。遂將應用的東西。收拾起來。也不通知幫中的弟兄。獨自一人。背了個小小的黃布包兒。連夜



奔向吳縣而來。到了吳縣。惟恐客棧裏面過於熱鬧。與自己的事情不
 大方便。就在東門外覓到一處廟宇。叫做呂祖殿。其地甚是幽僻。而且
 離城極近。廟中祇有個老道。帶了徒弟。在那裏管理香火。柳永春便拿
 出一錠銀子。交於老道。租他後面的一間廂房。作為寓處。安頓下來。便
 託詞購辦應用物件。奔向吳縣監獄。前後左右探視一番。將路徑探明。
 撲翻身來到鬧市。買了些零碎東西。帶回廟中。一則預備應用。二則遮
 掩耳目。在廟中守到旁晚。用了晚膳。只推說身子困乏。回房安睡。到了
 房中。在床上盤膝趺坐。合目養神。約摸守到二更左近。聽了一聽。外面
 絕無聲息。料知老道已竟睡熟。便躍下床來。換了夜行衣。掛了百寶囊。
 掖了把慣用的百摺鋼刀。將桌上油燈吹滅。輕輕的開了房門。走到外
 面。重又回身。將房門帶上。一伏身。早已竄上牆頭。跳出廟外。放開脚程。
 直向城中而去。一口氣奔至城下。城門已閉。便從城牆上面飛越而過。



好在日間已探明了路徑。絕不停留。直抵監獄之前。舉眼一看。除了幾名更夫。來往巡更以外。並無什麼警備。因爲縣衙裏沒料着有人劫獄。所以不曾防範。柳永春見此情形。心中暗喜。飛身入內。四下一望。見各處俱是牢房。不知吳思允關在何處。只得仗着自己的頭等輕身工夫。行走如風。向前尋找。直尋到獄底字字號牢房。方是吳思允收押之處。那間牢房。沒關第二個人。祇有吳思允一個。禁卒牢頭。因吳思允本領了得。雖然斷了腿筋。穿了琵琶骨。還怕他越獄逃走。用鐵練將他兩手縛住。高高的吊在樓楸上面。柳永春一見吳思允被吊的情形。不由心中一陣難受。兩眼流淚。忙將鐵鎖輕輕一扭。隨手而斷。推開牢門。走將進去。先把壁上半明半滅的油燈吹息。才低低的喊了兩聲。吳大哥。吳思允聽出是柳永春的聲音。忙答道。柳兄弟。麼你如何找到這裏的。柳永春不暇答言。縱身攀定樓楸。想解開鐵練。將吳思允放下。吳思允忙



阻止他道。快不要解。解下來也是沒用。我的腿筋已斷。又穿了琵琶骨。如何還逃得了。承你的情。前來救我。我是決定沒有命了。快快下來。我和你趁這時候。講幾句話罷。柳永春那裏肯聽。你舊去能那鐵練。若論解柳春的膂力。何難將鐵練扭斷。祇因高高的吊在樓楸上。須用一手攀住樓楸。懸空身體。一只手不能用力。又恐怕手勢重了。鐵練聲响。驚動禁卒。因此解了兩下。解不開來。心下好生着慌。吳思允又在那裏說道。我不聽你規勸之言。一心要娶李信之的女兒。那知這個很心狗肺的賊子。竟串通了捕役。將我獲住。現在我就是得出監獄。也成了廢人了。勸你不要救我罷。只要你把李信之和吳縣的捕快頭兒。全都殺死。就是替我報了仇。我死在九泉也瞑目了。柳永春耳中雖聽他講話。手內仍舊解那鐵練。解了一會。心下十分着急。把身體倒掉轉來。用兩只脚鈎住樓楸。騰出那只手來。挽住鐵練。只兩三扭。便喳喇一聲。扭成兩



段。吳思允隨着聲音，掉下地來。柳永春也一個筋斗翻下，並沒工夫說話。就地抓起吳思允，掬在肩上。馱着就跑。跑不到兩三步，好似後面有人拖住了吳思允一般。柳永春心內吃驚，忙回身一脚踢去。又踢了個空。並沒什麼人在着後面。心下更加驚疑。吳思允說道：「我腳上的鐵練，尙未退下。如何能往外跑呢？」柳永春歎道：「你怎麼不早些說。幾乎把我急死了。」說着，又將吳思允放下。彎腰去退那鐵練。那知鐵練還未退去。早聽得外面一片喊聲道：「快拿呀！不要放走了！劫牢翻獄的強盜呀！」柳永春大驚，忙向牢門一看。已是火光照耀，十分明亮。柳永春此時雖然不勝驚慌，却捨不得拋了吳思允逃走。反是吳思允催他道：「你只要替我報仇雪恨就是了。快些走罷。同死在一處，是沒有用的。」語聲未畢，牢門已被人堵住了。原來柳永春尋到吳思允牢房的時候，恰值看守吳思允的禁卒，登廁去了。及至登廁事畢，回身轉來，已聽見扭鎖的聲音。



又聽得有人講話便知是劫獄的來了。禁卒因獨自一人不敢聲張。悄悄的奔去報告縣官。縣官得了消息。嚇得戰戰兢兢。不知所措。典史得了信也慌慌的趕來。因監獄是他的專責。十分着急。見縣官毫無設法。只得出主意。叫縣官傳集通班捕快。速往監中捕人。一面派人飛調城守營兵。前來幫同拿賊。柳永春見牢門口已堵住了諸多人。心想吳思允既受重傷。就是救了出去。也沒用了。況且縣衙裏面人多勢衆。自己孤掌難鳴。倘若再事俄延。恐怕自己的性命也不能保。當下不敢略延。對着吳思允說了一聲報仇是我的事情。便抽出鋼刀。大呼一聲。當我者死。衝出牢門。那些捕快。有何能爲。見柳永春雪亮的鋼刀。舞動起來。映着火光。耀得衆人眼花撩亂。連躲避也來不及。還有人敢上前抵擋。麼柳永春得了空隙。一躍上房。捕快裏面。又沒人能夠高來高去。眼看着他晃了兩晃。已是影踪不見。柳永春穿房越脊。向前飛逃。深恐天光



明亮不能脫身。連忙逃出城外。不覺心中暗悔道。早知吳縣的捕快。這般沒用。應該從從容容。將思允腳上的鐵練退去。馱了他一同出監。現在事已如此。追悔也無用了。再瞧天色。已竟將亮。惟恐遲了。到廟露出形跡。要起老道的疑心。遂即放開脚程。趕將回去。仍舊越牆而進。到了房中。上床安睡。直至巳牌時候。方才起身。匆匆的梳洗過了。喫了一些點心。因放不下吳思允。便趕往城內。打聽消息。剛到城內。已聽得街道上。紛紛傳說。昨夜強盜劫獄。非但沒將要犯吳思允劫去。倒反送了他的性命。柳永春聽得吳思允送了性命。心內好生着忙。便留心打探細情。原來監獄裏面。自柳永春越房逃走。捕快空自吆喝追趕。不上一會。營兵也奉調到。柳永前來。已是杳無影跡。只得空手回來。縣官同着典史。見了營兵。方敢放胆入獄。檢查囚犯。那知吳思允當柳永春衝出獄門的時候。已提起半截鐵練。用力擊破腦門。腦漿迸裂。死於地上。其



餘的囚犯。却都關鎖在內。並未缺少。縣官檢查已畢。自與典史各返衙門。那重犯吳思允在獄自盡的消息。早已傳了出來。街道上。當作新聞。到處議論。柳永春打聽明白。去內不勝悲慘。暗暗想道。送吳大哥性命的。雖然是李信之的詭計。這縣官也不能說沒有關係。我既答應吳大哥替他報仇。必須將李信之怎樣暗施計謀。打聽出來。然後將他與捕快頭兒。一齊殺死。方洩胸中之恨。至於那個縣官。只要在他轄境內。多出幾樁案件。還怕不了結他麼。心中打算了一會。決意今天晚上。就近往捕快頭兒家中。先結果了他。再去對付李信之和縣官。主見既定。便探明了那個捉拿吳思允的捕頭名喚汪青。住家在吳縣西門。柳永春便趕往西門。要將汪青家中的路徑。踏看一番。以便夜間動手。不料剛才行抵汪青門前。恰巧有乘轎子。抬向汪青住宅。就在門前停下。柳永春連忙閃在一旁。留心注視。見轎中走出一個人來。不是別人。正是



自己要殺他。替吳思允報仇的洞庭東山富戶李信之。李信之剛才出轎。捕頭汪青已從門內趕出。打簽迎接。李信之略點了點頭。大模大樣的走了進去。柳永春不禁暗中叫聲慚愧道。李信之既來這裏。今日一定不及回去。我可以一箭雙鵰。將汪李二人同時殺死。免得多費周折了。當下並不停留。逕去找了一處嚴密之地。躲藏起來。到了起更時分。結束停妥。奔向汪青家來。縱身上屋。向下一看。見汪青的房屋。乃是三間兩進。前進已是靜悄悄的。不張燈火。後進中間客堂裏面。却是燈燭輝煌。擺了一桌很豐盛的酒席。有兩個人。分上下首而坐。在那裏飲酒談心。兩旁連侍候的人。不見一個。好像這兩個人。有甚秘密事情。恐怕被人聽見。所以屏退左右。在那裏仔細商酌一般。柳永春因爲距離過遠。瞧不清兩人是誰。便由前面越向後面而來。那知剛一抬身。忽見後進屋脊上。有個黑影一晃。柳永春喫驚道。這個人又是誰呢。未知那



黑影究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見人頭縣官喫驚

緝盜案捕快受責

話說柳永春剛一抬身。忽見後面屋上。有條黑影一晃。遂即不見。心下喫驚道。這黑影明明是個夜行人。不知是汪青的同黨。還是由此過路的俠客。待我趕上一看。遂即從前進越至後面屋上。定睛觀看。却又踪影毫無。不禁納悶道。我的輕身工夫。要算是超等的了。這人的飛行本領。難道還比我捷速麼。怎麼剛一轉身。就不知去向呢。莫非是我一時眼花。並沒什麼人影麼。輕身工夫。到了我的地位。已達極點。那裏還有再快的呢。一定是眼花無疑了。如此一想。便放下心來。不去尋覓那條黑影。用手倒垂簾的勢兒。雙腳鈎定屋檐。把上身倒挂下來。向屋中一看。原來坐在上首的正是李信之。捕頭汪青。却在下首相陪。柳永春見李汪二人。聚在一處。今夜這一趟。總算沒有白跑。但是他們兩人。鬼鬼



崇崇一面飲酒。一面低低的說話。不知說些什麼。柳永春有意要聽他們一個仔細。不肯急急動手。便從上面一個千斤墜。墜了下來。雙腳踏地。一些聲音也沒有。將身子一趔。早已到了窗前。側着首傾耳細聽。只聽得李信之說道。吳思允的事情。我已送了你五百銀子。如何還嫌少呢。你對於這件事。不過派幾個捕役。在碼頭守候了一會。就到手擒來。破了歷年的積案。又得了五百兩謝儀。怎樣還不知足呢。汪青笑道。李老爺。你如何不想一想。倘若那天。我不在堂上。請縣官挑斷吳思允的腿筋。並穿了他的琵琶骨。早就被劫出獄了。他若一出獄。你老是個對頭冤家。切齒仇人。今晚還能安安穩穩在此飲酒麼。我代你把事情辦得一乾二淨。從此以後。可以高枕無憂。安享太平。怎麼一千兩銀子。都不要給我呢。李信之聽到這裏。忽然眉頭一縐。道。從此以後。沒有事情的話。却也難說得很。那吳思允的黨羽。也不在少數。昨天劫獄的事情。



就是個例子。如果他的黨羽代他報起仇來，仍是很危險的。汪青不待說畢，已哈哈大笑道：「李老爺儘管放一百二十個心。從來說人在人情，在那班江湖上的混的，有何義氣？吳思允既已死去，誰還惦念着他？替他報仇呢？這句話觸動了柳永春的怒氣，便從腰間拔出刀來，跳入屋中，對定汪青，一刀砍去，口內罵道：『我們吳大哥死在你這賊手裏，已是可恨極了，還敢背地裏說我們沒有義氣，不殺你這賊子，怎出心頭之氣？』汪青正在得意揚揚的說話，突然被柳永春一刀砍來，不及躲避，已竟倒在地上。永春重又一刀，結果了性命。李信之見汪青被殺，嚇得戰慄不已，要喊救命，也喊不出來。永春用刀指定罵道：『你這狼心狗肺的賊，我們吳大哥從大火裏面救了你女兒的性命，不知感恩圖報，倒反串通了捕役，害了他的性命。今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叫你碰見了我，可要代吳大哥報仇了。』說着，一刀砍去，李信之的頭已竟落地。柳永春



回身把汪青的頭也割將下來。把兩條髮辮聯結一起。血淋淋的提了兩顆首級。跳上屋去。如飛的奔向吳縣衙門。也不驚動他人。只將兩顆首級懸挂在縣官的臥房門上。竟是飛行而去。到了次日。縣署內的僕婦一早起身。正要推開房門。入內打掃。猛一抬頭。見着血淋淋的兩顆首級。嚇得他一聲啊呀。尙未喊出。早已撲通一聲倒在地上。昏暈過去。縣官正和姨太太睡在床上。香溫玉軟。好夢初醒的時候。聽得啊呀。撲通兩聲。便沒了聲響。縣官忙問門外什麼聲音。連問幾聲。不見答應。心內好生疑惑。接連着叫喚人來。仍是沒人應聲。姨太太恨道。時候已竟不早。怎麼僕婦還不前來打掃。待我開門喚去。說着話。一滑落爬起身來。披了一件單衫。拖着鞋子。走向門前。把門向內一拉。誰知不拉。猶可。一拉之下。門剛向兩下一分。兩顆人頭。直向裏面蕩將進來。不偏不倚。巧巧的撞在姨太太面上。姨太太不知是什麼東西。只覺得一陣血腥。



氣中人欲嘔當下把個姨太太嚇得極聲怪叫起來。縣官聽得聲喚慌忙問道。有何事故。如此大驚小怪。姨太太急道。不。不好了。不知那那裏來的人頭。縣官也急着問道。人頭麼。是死的。還是活的。姨太太發急道。我的老爺。血淋淋的人頭。那裏還會是活的。縣官聞言吃了一嚇。也顧不得穿衣服。便精赤了身體。從床上跑下。到門旁一看。果然有兩顆人頭。挂在門上。頸上的鮮血。還一滴一滴的向下直滴。再看地上。一個僕婦。已嚇得暈倒在那裏。縣官驚得魂不附體。大着喉嚨。叫當差的快些前來。當差的聽得喊聲。連忙趕至。只見門外地上。躺着一個僕婦。姨太太穿了一身小衫褲。嚇得面貌失色。老爺更加奇怪。竟是一絲不挂。精赤條條的在那裏大喊極叫。當差的見了這般行徑。真是莫名其妙。便踮着雙腳。不敢上前。恐怕觸了老爺和姨太太的忌諱。縣官見當差的欲前且却的樣子。心裏更加火冒。高聲斥道。你的腳不能走路了。



麼。怎麼在那裏不敢進房呢。當差的被罵。連連答應着。是。却仍舊不向前來。這當兒還是姨太太伶俐。一眼瞧見縣官沒穿衣褲。忙說道。老爺。你這個樣子。叫當差的如何前來呢。縣官被姨太太一言提醒。向身上一看。不由啊啞一聲。立刻轉身進房。穿了衣褲。重又出外。吩咐當差的。把人頭從門上取了下來。一疊聲叫快請杜師爺來商識事情。當下有人跑去請那杜師爺。不多一會。來了一個刑名師爺。名喚杜鏡銓。乃是紹興人氏。當了幾十年的縣幕。爲人足智多謀。頗有能幹。要算縣官最得用的人物。萬事都要和他商酌而行。那杜鏡銓見了縣官。問他何事。呼喚縣官指着兩個人頭。給他觀看。把方才的情形說了一遍。杜師爺果然了得。他一聽這話。心內早已明白原由。向縣官說道。東翁不用着急。兩個人頭裏面。必有一個是捕快頭兒。汪青的首級。縣官詫異道。師爺還沒瞧見人頭。如何知道內中有汪青的級首罷。杜師爺道。這兩



個人頭。必是昨天劫獄的強盜。因爲沒有救出吳思允。倒反送了他的性命。以所發起火來。代他報仇。那吳思允的仇人。乃是汪青和李信之。我所以猜這兩個首級。必有一個是汪青的。縣官聽了遲疑道。你說汪李兩人。是吳思允的仇人。難道那一個級首。便是李信之的麼。杜師爺道。東翁此時不必猜疑。可差個人至汪青家中。詢問一聲。就可明白了。縣官正要差人去問。早有人前來報道。捕快頭兒汪青家中。有人來報案。說是昨天晚上。汪青和李信之。在家中飲酒。忽然來了一個飛賊。將兩人全都殺死。携頭而去。縣官吃驚道。杜師爺果是料事如神。汪李兩人。既已被殺。我門上挂的兩個頭。定是這兩人的了。當下便傳命出去。叫汪青的家人。不要慌亂。兩顆頭現在縣署裏面。乃是強徒報仇。所以做出這樣事來。可叫他們快來。把人頭領去。待本縣勘驗過了。就可入殮。縣官吩咐已畢。又與杜師爺商議如何辦理此事。杜師雙縐着雙眉。



道。汪李二人既已被殺。不過驗屍緝捕。費些手續罷了。倒是那個強盜。他不肯放過東翁。還不知要在轄境內。鬧些什麼事情呢。縣官聞言。又不免吃了一嚇道。我與強盜並無什麼仇恨。如何要放不過我呢。杜師爺笑道。東翁怎說和強盜沒有仇恨呢。那個吳思允。不是東翁把他關在獄裏的麼。他們昨夜殺了汪青李信之。把兩個頭來。挂在東翁的臥室門上。這明明是不肯放過東翁。先來報個信的意思了。縣官不由得着急道。依你的話講來。我的性命不是也很危險麼。這便如何是好呢。杜師爺道。東翁的性命。倒可沒事。看他們的意思。不過要把東翁的前程毀壞了。也就出了氣了。縣官道。你怎麼知道他們要毀壞我的前程。並不要我的性命呢。杜師爺道。這事是很容易明白的。他們若要東翁的性命。昨天來挂人顯的當兒。早就可動手了。只把人頭來驚嚇你一下。乃是給個信你的意思。縣官着急道。我的前程很不容易得來。倘



被他們毀壞了。就同要了我的性命一般。還請你想個法兒。防備賊人。免得鬧事。杜師爺搖頭道。此時却從何處防備去。那些賊人。還不知究竟要用什麼手段。東翁表面上。只有很鎮靜的。照常辦事。暗中吩咐通班捕役。到處留心。如有行動詭異的人。尤其要注意就是了。縣官聽得這話。也無法可想。只得到汪青家驗了尸。吩咐家屬。自行埋葬。聽候捕凶。過了兩日。並沒什麼事情發生。縣官也就放下心來。以為杜師爺的話。不過是揣測之詞。賊人未必有這般大胆。前來胡鬧。那知到了第三日。上。接連着便有住在城外的吳翰林家。沈侍郎家。被飛賊入內。竊取了許多金銀寶物。並且在沈侍郎家。還殺死了一名更夫。這兩家的案子。都是同一情形。門戶不開。毫無聲息的。就被了竊。而且那個飛賊。胆子很大。竟在兩家的牆壁上。貼了一個紙剪成的猿猴。好似有意留名。通姓的樣子。縣官接到了兩家的報告。因是當地的大紳士。直急得屁



滾尿流。飭捕緝拿。限期破案。不料到了次日。城內的徐尙書。宋知府。李臬司家中。又都被竊。也留有猿猴的記念。不過四五天工夫。竟將城內外的紳富。竊了一個遍。這些紳富如何還肯甘休。都來和縣官說話。縣官只得向他們再三求情賠罪。並答應他們立即破案。追回贓物。衆人却不過情。方才憤憤而去。縣官受了紳富的氣。無處發洩。便出在捕役們身上。當將通班捕役傳齊。打了個滿堂紅。限他們三天之內。一定要破案捉賊。那些捕役受了刑罰。還要捕賊。直弄得叫苦不迭。大家會齊了商議下來。沒有別的法想。只有會同了前去退卯。無奈縣官又不答應。因此怨聲載道。這件事傳到杜師爺耳內。他忙忙的前去見那縣官。詢問情由。縣官說了一遍。他便保舉一人出來。捉賊破案。未知所保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聘能人降尊紆貴

訪舊友奉命緝凶



話說吳縣地方。自從吳思允死在獄中之後。接連着汪青李信之被殺。將人頭挂在縣署臥房門上。縣官已是嚇得胆戰心驚。那知這事出了。還不算數。又在這三四日內。連劫了七八家紳富。把了縣官急得屁滾尿流。沒有別的法想。只有嚴比捕役。勒限緝獲。這些捕役。亂匆匆的晝夜刺探。奔忙不已。一連七八日。還是毫無影響。縣官着了急。便將通班捕役。責打了一個滿堂紅。捕役們受比不過。便請求縣官。全體退卯。縣官大怒起來。說他們以退卯要挾官長。不肯認真緝捕。再展限三日。若不破案。要將各捕役的家口。不論老幼。一齊收監。這件事情。傳入杜師爺杜鏡銓耳中。他便請見縣官。詢問情由。縣官將三四日內。連劫七八家紳富。並衆捕役不能破案。反倒要求全體退卯的事情。細說一遍。還怒氣哄哄的道。我這個七品前程。雖然很小。但得來也很不容易。那些捕役。竟敢當面要挾。所以勒限三天。如不緝獲真犯。一定將衆捕役的



家眷收入監內。非待破案。決不釋放。看他們還敢要挾麼。杜師爺聽了此言。微微笑道。東翁不要見氣。據我看來。照於這樣辦法。恐怕一輩子也沒破案的希望。縣官忙道。劫案一輩子不能破。我的前程不是丟定了麼。我的前程一丟。你的刑名一席。也就保不住了。我知你向來很有智謀。何不代我想個法兒。破了這案呢。杜師爺道。東翁要想破案。這些捕役是靠不住的。縣官道。地方上出了劫盜。除了命捕役緝拿。還有什么人可使呢。杜師爺道。平常的竊盜。自然可令捕役緝拿。現在這個劫盜。本領非凡。而且不止一人。那些捕役如何能夠破案呢。縣官道。這賊的本領固然不小。但是不止一人的話。你又從何處看出來的。杜師爺道。東翁方才不是說三四日內。連接了七八家紳富麼。平均計算。一夜之中。須要打劫兩家。賊人若沒同黨。如何來得及連劫兩家。縣官道。一個賊人也辦不了。再要有了同黨。不更難麼。杜師爺道。要破這案。也並不



難。這要東翁能請出一個人來。無論賊人有多少羽黨。也可以擒獲的。縣官忙問道。這個人又是誰呢。杜師爺道。此人也是個當捕快的出身。現在已有七十歲左右。因為年老。已竟退卯家居。不再預聞公事了。縣官不待言畢。接口問道。你所說的莫非是趙俊卿麼。杜師爺道。正是此人。縣官冷冷的道。趙俊卿麼。我雖然也聞得他的名氣。從前當捕快時。很破了幾樁案子。但是如今年紀已老。並且腿腳不便。去年震澤縣出了一件疑難案子。前來請他。他還沒有肯去。現在這個案子。他如何辦得了呢。杜師爺笑道。趙俊卿年紀雖老。還很康健的。腿腳不便。乃是他的託詞。深恐官中傳他辦案。所以這樣的假裝出來。以免麻煩。縣官聽了。沉吟一會道。我總覺得趙俊卿人太老了。承擔不下這件事情。且看今夜的情形如何。賊人若不生事便罷。倘若再有事情發生。明天去傳趙俊卿就是了。杜師爺見了東家的神情。不便再講什麼。遂即辭退而



出了。到了夜間。縣官因怕再出案子。親自同了捕役。往三街六巷。到處巡查。約摸有二更時分。縣官正帶着四個勇健捕役。悄沒聲兒在街上行走。忽聽得相離四五丈遠近的屋上。有一片瓦炸裂的聲音。這時天上的月光。十分明亮。照耀得如同白晝。縣官忙朝响聲起處。留心望去。祇見有兩條影兒。如黑烟一般。一前一後。比箭還來得捷速。只一瞬眼。已是影踪毫無。縣官不禁連連點頭。暗暗想道。杜鏡銓的話。一些不錯。賊人果有同黨。今夜已竟出外。又不知那家富戶要被盜了。我瞧那賊身法的捷速。本領着實不小。地方上有了這樣的賊人。知何還能安穩呢。無怪那些捕役。沒有本事緝獲破案了。杜鏡銓雖然保舉趙俊卿。我疑惑趙俊卿年紀太大。不能辦案。但除了他又沒旁的人可以擔任。明日且傳他來問一問。可有方法辦理此案。縣官想到這裏。也就懶得再去巡查。到了次日。又請杜師爺前來。將昨夜上街巡查。遇見兩條黑影的



話說了一遍。杜師爺道：「如何？我說這賊定有同黨。不然怎麼能一夜連劫數家呢？爲今之計，還只有叫趙俊卿擔任此案。他雖年老，但從前是個著名的老捕，不知多少疑難案件，由他經手辦理，經驗比現在這些捕役好得多了。如果真是腳腿不便，老邁無用，把他傳來詢問一下，也沒什麼損害的。縣官連連稱是，當即命人去傳趙俊卿。上一會派去的人回來說道：趙俊卿抱病在床，已有數日，目下湯水不入，勢甚沉重，恐怕不能全愈了。縣官便對杜師爺道：趙俊卿病得快死了，如何還能辦案呢？就是傳來這患病的人，又有何用？杜師爺聽了，並不向縣官說話。對站在身旁的聽差道：你可往收發處，瞧一瞧趙炳華在那裏麼？不要多說話，立即前來回報。聽差答應一聲，去看了來回報道：趙炳華現在收發處打掃地面，並未出來。杜師爺朝着縣官道：我疑心趙俊卿不是真病，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縣官道：師爺如何知道他不是真病呢？」



杜師爺道。這事很易明白。那收發處當差的趙炳華。乃是趙卿俊嫡親的孫兒。那有祖父患病。差不多要咽氣了。趙炳華還能在這裏打掃地面的道理。這必是趙俊卿辦事老練。生性機警。他聞知連日出了這麼多的劫案。料情十分棘手。深恐怕東家請他出來。辦理此案。所以假裝抱病。以便推卸。據晚生的意見。東家若能親往趙俊卿家。請他出來擔任辦案。雖不能立刻破獲。總可以有些踪跡。那縣官是個最勢利的人。聽得杜師爺要他以百里候的身分。降尊紆貴。親自去請個年老退卯的捕役頭兒。心內很不願意。却又不便當面直言。便繞着彎兒道。我親往趙俊卿家去請他一趟。原沒什麼不可以。但恐趙俊卿未必有甚能為擔任破案。杜師爺察言觀色。早知其意。暗中想道。這案子關係着他的前程。與旁人並無干連。我勸他去請趙俊卿。他還不願意。這樣勢利的人。何必代他出主意呢。暗中想道。便不再多言。逕自出外。不料這天



夜間又連接着發生了兩處重大的劫案。把個縣官急得坐立不安。思來想去。除了請趙俊卿辦案之外。沒有旁的力法。遂即和杜師爺商議。杜師爺道。東家誠心要請趙俊卿。須緊立刻前往。畧一俄延。就不能見他的面了。縣官忙問。何故不能見他的面。杜師爺道。東家到了那裏。自會知道。此時沒工夫閑談了。快快前去罷。縣官見杜師爺如此着忙。催促。料知必有緣故。遂即坐了一乘轎兒。也不開鑼喝道。逕向趙俊卿家而來。剛才到了門前。步出轎來。只見門內也有一乘轎兒。從裏面抬將出來。縣官定睛一看。轎內坐的不是趙俊卿。還是誰呢。縣官見他坐轎出外。料知是有意往他處躲避。不禁佩服杜師爺料事如神。正要上前攔住趙俊卿的轎子。和他講談。趙俊卿一眼瞥見縣官。便服而來。劈面撞着。就知道自己不能脫身事外。只得忙叫住轎子。走將出來。向縣官打扞請安。縣官忙親手來扶道。老英雄退休有年。與本縣不相統屬。不



必行禮。趙俊卿不待縣官攙扶，早已直立起來。那身體的靈動，比少年人還來得迅速，如何像是腿脚不便的樣子呢？縣官瞧了他的氣概，不由的暗暗點頭。趙俊卿已向縣官說道：「此非講談之所，老爺的來意，小的已竟知道，快請回署。」小的立刻前來聽候使令。縣官聽了這話，恐他當面敷衍，待自己回去了，仍舊脫身他往，所以不肯答應。要到他的家中細談一會。道俊卿道：「老爺大駕親臨，已折盡了小的草料，屋中齷齪非凡，決不敢褻瀆老爺的。」縣官聽了，不免現在遲疑之色。趙俊卿早搶上一步，低聲說道：「小的家中牆卑室淺，實在不便說話，倘若爲人知道，走了風聲，反要多費手脚。小的蒙老爺抬舉，如何敢欺騙老爺，儘請放心回署。小的就一定就來的。」縣官聽得這話，方才點頭答應，上轎回去。來至衙中，見了杜師爺，連連拱手道：「師爺真有先見之明，那趙俊卿果然要往他處躲避，遲去一步，就不能見面，但不知師爺是何緣故，能知道。」



趙俊卿要想他往呢。杜師爺道。趙俊卿做了半世的捕頭。現雖退老家。居地方上接二連三出了許多劫案。他必定關心打聽。這案件的棘手。難辦。賊人的本領高強。早已打聽明白。知道現在的捕役都是沒用的。飯桶。如何能捕這樣重大的案子。弄到後來。案不能破。自己聲名素著。必定不能逍遙事外。所以假作病重。預備脫身。到了昨夜。見賊人又做了兩起重大案子。知道自己在家。就是假稱有病。也是無用。所以要到鄉下去盤桓數日。躲開這件事。免得捲入旋渦。辦得一個不順手。不但喪了一世的英名。還恐怕葬送了老命。這些話都是我私下喚了趙炳華來。威嚇誘騙。方才說出。並不是有什麼先見之明。兩人正在說着。忽報趙俊卿請見縣官。連聲說快請快請。杜師爺便乘機退去。不一會。門房已引着趙俊卿直至簽押房。縣官早立起身等候。趙俊卿搶前幾步。正要彎腰屈膝。縣官連忙一把拉住道。我早已說過了。與老英雄不相



統屬不必行禮。快請坐下。方好談話。趙俊卿道：老爺在上。下役何敢就坐。縣官道：那有不坐之禮。說着一把拉他坐下。趙俊卿只得斜簽着身體。坐了半個屁股。縣官開口說道：賊人如此胡鬧。把吳縣地方的人民。弄到了寢不安枕。老英雄必有妙策。爲這一方除害。趙俊卿抬身答道：回老爺的話。下役瞧這賊的舉動。並非一定注意財物。好似有意在吳縣地方尋事。要和老爺作對一般。所以凡事他下手的地方。都是很有勢力的紳富。老爺前天夜間。瞧見兩條黑影。下役本來疑心一人不能劫兩處。照老爺所見的黑影說來。他們必有同黨。決定不止一人。小的也沒別的計畫。料他們正在這裏放肆猖狂。一定不肯丟了手。往他方去的。只有埋伏下人。在要道口守候他們。不問這賊有多少覺羽。見了便捉。只要捉到一個。問出口供。就好辦了。縣官道：如此也好。不知你要用幾多人。說明了我好挑選眼明手快。善於辦事的捕役。交給你使用。



趙俊卿道。不是小的說。現在這些捕役。恐辦不了這案。小的要辦這案。還得去找尋朋友。因爲當日和小的在一處辦案之人。已竟四下散開。各趕營生去了。現在所有的捕役。又都不曾同辦過案。每人的性情能耐。都不熟息。不能調度。所以要去尋找當日同辦過案的熟人。方能稱手。縣官道。據你這樣說來。捕役們一個也用不着了。趙俊卿道。並非用不着捕役。不過謀畫策應。隨機應變。都要和小的身手相應的人。方才合用。至於捕役們。可以在臨時挑選了。幫同拿賊。此時不必急急派遣的。縣官道。你既要找尋熟人。好在本縣前兩日。已竟懸了賞格。倘能將這案破了。人贓並獲。立刻賞銀五千元。想來你的熟人。見有這般重賞。也肯出力拿賊了。趙俊卿道。賞銀還在其次。小的現在要求老爺的。是不能剋定期限。因爲小的當日同在一處辦案之人。不知在什麼地方。找尋起來。難定時日。所以不能勒限。縣官聽了。想道。倘若沒有期限。他



竟敷衍我。不認真緝捕。我如何對付那些紳富呢。心中想着。口內說道。老英雄放心前去。本縣給你半個月限期。諒可尋找熟人了。如果半個月還找不到。本縣還可以寬展日子。倘若不剋定期限。惟恐那些失主。要說我們不上緊緝捕的。趙俊卿原也知道不剋定期限。是辦不到的。見縣官允許了半個月。也就不再多說。告辭出來。回至家中。心口思維。道。當年同事辦案的人。雖然很多。自我退休以後。久已不和他們通信。現在要找他們。都從何處找起呢。想了一會道。惟有沈步雲、周尙彥、兩個老兒。他們手下的徒弟很多。散布在各處的。有三四百名。江浙兩省的中下社會。他們全都通氣。消息極其靈便。當初我在職辦案之時。他兩人幫助的次數。很是不少。如今去找這兩個。一則論他們幫忙。二則可以打聽些消息。好在二人皆住在吳縣城內。很容易找尋的。想了一會。打定主意。一逕出門。向沈步雲家而來。到了沈家。却巧周尙彥也



在那裏兩人一同起身接見道。趙老哥。咱們許久不見了。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吹到了這裏。一面說着。一面讓坐。趙俊卿坐下說道。我因年紀老了。筋力就衰。連走路都不大來得。所以當年的同事兄弟們。都很疏失。不大見面。好在大家也知道我怕出門。懶應酬。並不見怪。那裏知道事出意外。縣大老爺。不知聽了何人的言語。放不過我。巴巴的找上門來。勒逼着帮他辦案。沈步雲問道。縣官找你幫助。這個案子。想是很棘手的了。否則他衙門前的捕役。比虎狼還要利害。如何要巴巴的親自到家中找你呢。趙俊卿道。老弟的話。一些不錯。要不棘手。再也想不到我的周尙彥道。是何案件。如此疑難。衙門前的捕役。居然會辦不了。要來請大哥帮忙呢。趙俊卿道。不是旁的案件。就是這半個月內。吳縣地方。按連出了好幾起大劫案。失窃的人家。皆是門戶關得好好地。那櫥箱中的金銀財寶。竟會不翼而飛。縣官被紳富們逼得走頭無路。所以



來找我了。沈步雲、周尙彥、同聲說道。我們也早已聽見這件事情。那個做案的。本領果然高強。還敢在失竊的人家。留下一個猿猴的記號。我們在江湖上。綠林中。認識的人。也不算少了。無論青紅兩幫。或是在理在會。提起姓名。沒有不知道的。惟獨這個人。竟猜不出他是那一路而來。趙俊卿道。如今縣官也知這案難辦。已出了五千元賞格。無論何人。只要能破這案。人贓俱獲。立刻就賞給他。決不食言的。沈步雲道。大哥已答應辦理此事麼。趙俊卿道。我原因答應下來。所以到此請兩位帮忙。周尙彥道。五千元的賞格。少是不能算少了。但是大哥已脫離衙門多年。那些捕役。能聽大哥的調度麼。這五千銀元。誰不想得。大哥可有方法。使一班捕役。肯聽調度。不掣肘麼。未知趙俊卿有何方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惱頑童先生辭館

越高嶺壯士游山



話說趙俊卿聽了周尙彥的話遂即答道我也慮到這層倘若用了那些沒有的捕役處處不能應手。我已七十多歲的人了。豈不冤冤枉枉的送了性命。所以在縣官面前我已獨力担任下來。並不用那些飯桶捕役。只要兩位肯帮忙。得了賞金。我決計一個也不要。全數拿來酬勞衆兄弟。是了。沈步雲道。老哥的事情。我二人豈有推托之理。至於賞金一層。尤其談不到的。我們幫老哥的忙。已幫了三十年。年輕時尙不在金錢上打算。現在這大的年紀了。要這錢何用。不過這樣大的案子。是不容易遇見的。我二人幫了老哥的忙。把這案辦活了。也可使那班飯桶捕役。佩服我們老頭子的本領。周尙彥不待沈步雲說完。已伸出一個大拇指。笑着說道。此言很是。這麼大的案子。莫說趙老哥已歇手了。就是不歇手。也不見得再有第二回出現。我們三人。正可在這件案子上。出一個大大的聲名。也不枉了活到這樣大的年紀。趙俊卿見兩



人如此起勁。心內十分歡喜。便開口說道。承兩位顧念交情。肯出力幫忙。那是最好的了。不過這個賊人。很有些神出鬼沒的技倆。我們對付他。也不可太大意了。須要定個進行的辦法。免得到了臨時。手忙腳亂。致誤大事。沈步雲道。這賊在吳縣地方。做得正在順手。決不肯拋却此地。便往他處。我們今晚傳集了徒弟們。都到趙老哥府上聚齊。分派他們在各處要道埋伏守候。畧有影響。便吹哨子爲號。各路的人聽得聲音。都向哨子起處。會合攏來。便可協力擒拿了。趙俊卿道。此計與我的意思一樣。准定這樣辦法罷。我先回去收拾一番。等候二位前來。說着立起身告辭而去。沈周二人送過了趙俊卿。也就各自前去召集徒弟。那沈步雲手下。本來有一百三十多個徒弟。人人都是年輕力壯。能夠高來高去的。這一百三十多個徒弟當中。却有兩個本領最出色的一個。叫做秦錫疇。一個叫做林保和。秦錫疇與林保和。本是中表兄弟。兩



人都住在吳縣東門外永寧鎮上。秦錫疇的父親名喚秦三泰。本是個孝廉公。因爲生性恬退，不關心功名。所以中舉之後，便在家納福。不去會試。他生平有一樁絕技。乃是精于醫術。無論什麼病。經他診視之下。便可斷定這人的病是可以好的。是不能好的。用下藥去。自然沒有不對症的了。但是秦三泰家中很是富有。又是世代書香。不願懸壺應徵。雖然這樣。遇到貧苦之人患了病。沒錢請醫生調治。前去求他診視。他却絕不推辭。開方之後。還要問這個人。有錢打藥。沒有錢打藥。如果沒錢打藥。他還取出錢來。幫助這人。因此鄰近的寒苦之家。莫不感念其德。都稱他爲秦佛子。這永寧鎮上。提起了秦佛子。沒有一人不知道的。秦佛子的外號。倒把他的正名遮掩住了。這秦佛子在三十歲上。才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叫做秦錫疇。錫疇幼年。頑皮異常。又是天生成絕好的膂力。常常的出外闖禍。不是把這家的小孩碰壞。便是將那家的小



孩打傷。每天總有幾個小孩。哭哭啼啼的上門告訴。把個秦佛子鬧得頭昏腦脹。實在無法可施。只得請了個先生來家。教錫疇讀書。又恐錫疇一個人在書房中。沒有陪伴的人。未免少興。便將自己的外甥林保和接來。與錫疇同在一處讀書。這林保和與錫疇本是同年生的。比錫疇只大得兩個月。兩人今年都是十歲。錫疇對於保和。倒很投機。在書房中有說自笑。就也不想出外。但是錫疇生來是個頑皮的性氣。雖不出外闖禍。在書房裏。未免常和先生淘氣。這天因事觸怒了先生。用戒尺責斥了幾下。錫疇懷恨在心。有意要捉弄先生。報他責斥的仇。其時正值炎暑天氣。中飯時候。廚房中備了一碗紅燒蹄膀。恭維先生。錫疇早已預備好了。等到蹄膀端將上來。那曉得被他在暗中下了一把鹽。先生那裏知道。見蹄膀燒得很爛。一股肉香。直向鼻中撲來。他也不問鹹淡。拖在面前。吃個干淨。錫疇此時。早已泡了一壺醞醞的好茶。用冷



水對得溫溫的。倒了三四大碗。命書童端將上來。先生正在口渴。端起碗試了一試。甚是可口。便一氣把這三四大碗茶。全都吃了。覺得十分爽快。那知吃下去的紅燈蹄膀。被這冷水對的茶一衝動。油膩全都泛將上來。頓時覺得心中煩燥得很。正在這個時候。錫疇又命書童切了三大盤西瓜來。每人面前擺了一盤。先生正在煩燥得不能忍耐。見了西瓜。如何肯不吃呢。一盤西瓜吃完之後。肚子裏頓時咕嚕咕嚕。响個不已。只見先生雙眉一縐。捧着肚子。便向來衙內的廁所奔去。錫疇攬了保和的手。笑嘻嘻的說道。我們去看巴戲去。保和道。有什麼巴戲可看。錫疇道。你不要開口。隨了我去。自然有很好的巴戲看。說着。同了保和。來至夾衙門旁。偷偷張看。只見先生急匆匆的跑至廁所門前。正要開門。忽然一眼瞥見有根紅而且綠的婦人的褲帶。掛在門環上面。這意思。是通知人家。不要冒昧入去的表示。先生是讀書知禮的人。如



何肯做這樣無禮的事呢。蓮忙低着頭。退將下來。只在夾衖中來往旋轉。那裏知道等了一會。廁所中一些聲音也沒有。先生的肚子如何還肯答應他。只聽得啊約一聲。先生早已蹬在地上。不能起身。一條夏布褲子。早已黃的白的。淋淋漓漓。到處都是。保和見了這種狼狽樣子。不禁失聲一笑。錫疇連忙拖着。他向書房跑來。一面跑。一面抱怨道。你這一笑。先生要起疑心。必定有事情發生了。保和到了書房裏。還是笑個不已。指定錫疇道。你這促狹鬼。如何想出這般惡毒主意來。想是昨日受了責罰。所以用手段報仇。現在先生蹬在那裏。不能動彈。快些去扶持他進來。說道。吩咐書童。趕速前去。書童去了一會。方才扶定先生。一路哼哼唧唧的走了前來。幸而衣服褲子。預備得很多。由書童服侍先生換過衣褲。收拾干淨。先生已是疲乏不堪。倒臥在床。睡了三日。才能起來。遂即面見秦佛子。將錫疇作弄的情形告知。辭館不教。秦佛子賠



罪挽留先生氣極如何還肯答應。這個先生去了。秦佛子預備另延教讀。那知就此一來。錫疇頑皮的名氣。已竟傳揚出去。任憑秦佛子四下託人聘請。竟無一人肯就此館。秦佛子無法可想。只得把延師一事。暫時擱置。轉眼之間。已是半年。這日正當嚴冬天氣。下了三日大雪。地上堆積起來。約有二尺餘厚。天氣寒冷異常。秦佛子爲人向來勤儉。不論寒暑。天方黎明。即便起身。親自開了大門。至外面去呼吸空氣。這一日因大雪剛止。秦佛子又按照向例。開門出外。那知有一個人。當着自己的門。倒臥在己雪上面。積是凍僵。秦佛子嗅了一驚。連忙彎下身去。在這入胸前。摸了一摸。覺得心頭尚有溫氣。料知還可施救。連忙喚起家中的傭工。命他們將倒臥的人。抬入裏面。趕緊生起火來。使他漸漸還煖。又命僕婦燒了姜湯。慢慢的灌入口中。這人外面得着火的熱氣。腹中又有姜湯灌入。停了一會。已竟甦醒過來。睜眼一看。見自己睡在屋



內。身旁生着很煖的火。有個四五十歲慈眉善目的人。立在面前。知道自己凍臥在地。遇了救星。連忙坐起謝道。我因身絕資斧。凍倒在地。幸蒙援手。得保殘生。此恩此德。沒齒不忘。秦佛子答道。救災恤難。乃是吾人分內。應爲之事。何用道謝。一面說着。一面細看這人。面目之間。雖然帶着風塵之色。却有一股英爽之氣。時時流露出來。身上衣服雖覺檻褸。體貌却甚魁梧。秦佛子瞧了這種形像。知道是位落拓英雄。並非低三下四之人。因此不肯怠慢。和聲問道。閣下從何而來。尙未請教姓名。因其倒臥在此。這人答道。在下姓李。名向高。四川人氏。因生性灑脫。愛習武藝。流落江湖。到處飄蕩。前日行抵貴處。資斧斷絕。飢寒交迫。一時忍受不住。凍倒地上。幸遇長者相救。得慶更生。未和貴姓高名。尙乞示知。以圖後報。秦佛子道。敝姓秦。名三泰。居住此鎮。已有數代了。李向高肅然起敬道。原來長者卽是精擅岐黃。仗醫行善的秦佛子。在下久已



聞得果然名不虛傳。真是大慈善家。秦佛子道。多承鄉親們抬愛。送了這個綽號。其實我有什麼好處呢。先生身上的衣服。已爲雪水所濕。我的衣服。雖不合體。想尙可穿。暫時換下方好收拾。說着。命人取了衣服。替李向高換了。讓至書房裏面。慢慢的攀談起來。方知李向高本是四川富家。自幼愛習武藝。他的父親。便請了教師。教他習武。無如向高的父親。並非懂得武術之人。所請的教師。都是些花拳繡腿的江湖朋友。絕無真實本領。向高練習了幾年。並無進步。到了二十歲上。父母俱皆亡故。向高自己掌管家業。對於習武一事。更加認真。因此絕大的家私。都在延聘師父上花去。到了後來。還是七差八錯。走了不知多少冤枉路。這裏大向高。在家內練了一會工夫。覺得心內很不舒服。便停了手。穿上一件長衣。走出門來。想往各處閑步一番。聊散心情。隨着脚步走到街上。見那些做買做賣的。熙來攘往。十分煩雜。眼中瞧了這樣熱鬧。



情形心內更加覺得煩燥。便想趕緊離開這熱鬧街市，前往冷靜空闊的地方。換一換那股惡濁之氣。遂即匆匆的向城外走去。他本沒一定的目的地。出城之後。仍舊信步閑行。覺得空氣已清爽了許多。非但胸襟爲之一暢。就是眼目頭腦。也覺異常明朗。這一來方知城市的煩囂。不敵郊野的空曠。那裏還肯回去。也不問道路的遠近。只揀那冷靜荒僻。沒有人跡的地方走去。不知不覺走到一座高山之下。他也不知道這山叫何名字。只覺得這座山的長像。很爲奇異。四面壁立。有如刀削。其高無比。望到上面。却有兩個峯頭。左右對峙。中間距離約有二三十丈開外。向高見了這兩個峯頭。心下忽然醒悟道。我常常聽得人說。這個地方有個兄弟峯。乃是兩兩相對的。莫非我無意之中。走到兄弟峯下來了麼。既已到此。何不上山去遊玩一番呢。此時動了遊覽之心。不問山勢如何險峻。也要上山去探視一回。遂即仔細觀看。只見那山既無



樹木。又無葛藤。祇有一條絕細的鳥道。蜿蜿蜒蜒。直貫山頂。向高喜道。既有這條小徑。就不愁了。當下施展平生所學的本領。連躡帶跳。直向山上而去。剛才上去了一大半。回頭朝下一望。只見下面都是雲氣。盤繞在脚下。自己的身體。已是高出雲外了。再向上看時。那兩座山峯。還距離三四里遠。近心下想道。原來這山如此高峻。我走了半日的路程。離那峯頭。還有這樣遠。但是我已走了許多路。斷無半途折回之理。惟有努力向上。到了峯頂再說。心內想着。遂又直往上去。那知愈往上去。那路愈加難行。初時還有些高高低低的地方。可以借著著脚。到了上邊。竟似鏡面一般。光滑異常。稍不留神。一個失脚。這般高的所在。跌將下去。豈不要跌成肉泥麼。無如此時。又走得筋疲力盡。氣喘吁吁。冷汗直流。要想找個可以停留的地方。暫時休息。又沒有存身之處。只得拚着命往上走。好容易又走了二里多路。忽然瞥見有個山窪。恰恰可以



容得一個人藏身。向高這時已竟上氣不接下氣。再要向上去。是萬萬不能的了。只得將身體爬進山窪。暫時坐着休息了一會。喘息方定。等到氣力恢復。天色已暝。心中想道。今天料想不能下山回去。只得在這山窪裏面過宿的了。心中打定了主意。倒反神閑氣靜起來。再看天色。已是黑暗。便盤着雙膝。坐在那裏調神養氣。只因日間過於辛苦。心志略一甯靜。不知不覺。早已睡去。及至一覺醒來。恰見微微的月色。映在。身上。其時正在二十左右。見了月光。便知約摸將近二更時分。睡了一覺。精神異常震奮。眼目也格外明亮。覺得自己頂上。好似有什麼黑的東西。一來一去。很是迅速。不禁驚詫起來。未知是什麼東西。在頂上往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兄弟峯無意遇師傅

虎邱山有心收門徒

話說李向高。在兄弟峯半山中的山窪裏面。一覺醒來。月光已上。覺得



自己頭頂上。有個黑影兒。接連不斷的飛來飛去。向高大疑道。這時禽鳥早已歸巢。如何還有黑影飛舞呢。況且既是禽鳥。應當要有鳴聲。也該飛往他方。不應該只在我頂上盤旋。想到這裏。料定這黑影。決非禽鳥。有心要看個仔細。便從山窪中探出身來。擡頭看視。那裏是什麼禽鳥。竟是一個人。在兄弟峯的絕頂上。從東邊峯巔。飛到西邊峯巔。一來一往的。飛個不住。初時飛得還慢慢的。後來好似穿梭一般。條來條往。令人看了。眼花撩亂。向高驚得目停口呆。暗暗吐舌道。世上居然有能飛的人物。我今天好不容易遇見。豈可錯過機會。便當沒法拜他爲師。學習本領。但是他在高峯頂上。飛個不已。我如何去和他交談呢。只得待到天明。往上面去找尋。料想這人。黑夜之間。還在此處施展本領。必定住於左近地方的。正在那裏暗中打算。忽見那個黑影。好像鳥雀掠水一般。側向下面飛來。那勢頭比鷹隼還要迅捷。直降而下。恰恰的落在



向高存身的山窪之旁。向高此時已將這人的面目看清楚。原來是師和尚。已竟鬚髮皓然。向高得了幾會。如何還肯遲延。連忙躍出山窪。朝着和尚雙膝着地。道：師父在上。弟子李向高在此拜見。那和尚好似久已知道向高藏身在此一般。點點頭道：我在此煉習飛翔之術。已有三載。從來沒有被人窺見過。今天你於無意之中。竟能碰見。也可說是前緣了。向高忙對老和尚道：師父既說是前緣。務求將我收在門下。做個徒弟罷。老和尚搖頭道：老納是出家人。如何能收在家人做徒弟。況且出家的人。雲游四海。絕無定踪。那有工夫教徒弟。向高暗暗想道：我花了這許多錢。聘請了許多的師父。學習武藝。從來沒見過能飛翔空中的本領。現在既遇着高人。豈可當面錯過。遂即跪下。連連叩頭道：可憐弟子爲了學習武藝。傾家蕩產。延聘師父。直到如今。還沒學得什麼本領。現在天緣湊合。碰見師父。想是弟子的幸運來了。師父剛才說的



出家人不便收在家人做徒弟。弟子情願一輩子跟隨師父。竟可落髮出家。皈依佛教。至於師父雲遊無定。沒工夫教徒弟。那也不是難事。弟子家產雖罄。還有幾間房屋。可以請師父住在家內。終身侍奉。如果師父不慣家居。定要雲遊。弟子不妨充做行童。追隨左右。說着。跪在地上。不肯起來。老和尚見李向高學藝的心。甚是誠懇。只得說道。你且起來。我們從長計較。李向高道。師父若不答應。弟子跪死在這裏。也不起來。老和尚微微點首道。也罷。你能答應我幾句話。我便收你做個徒弟。向高道。但憑師父吩咐。無論什麼事情。都可答應。老和尚道。你立起來。我對你說。向高立起。站在一旁。聽候吩咐。老和尚道。我今年已九十歲了。從來沒有收過徒弟。今天因你誠心央告。只得破例了。但是我們出家人。爲何要練武藝。你可知道麼。向高答道。不知。老和尚道。因爲出家人。不能像在家人一般。安居家中。要到處行游。募化十方。山行野宿。乃是



門分山野之中。有的是毒蛇猛獸。倘若不善武藝。遇着了凶惡的異類。如何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出家人不練武藝便罷。一練武藝。決不是花拳繡腿的尋常家數。因爲武藝不練到絕頂。便制不住毒蛇猛獸。你既跟我練藝。第一要知武藝一道。是用來自己保身命的。不是和人相打的。第二是要戒貪財。會本領的人。無論窮到如何地步。決不可犯竊盜的行爲。第三是戒貪色。有本領的人。如果一愛女色。非但功行全棄。結果連性命也不能保全。你能依得我這幾句話。我就收你。如果不能依從。快快斷了念頭。不要和我糾纏。向高道師父的吩咐。弟子句句皆當謹遵。決不有違。老和尚道。我看你的骨氣。很是高傲。學成武藝。想必不致落入下流。且隨我往峰頂上去。向高道弟子工夫淺薄。昨天爬了半日。爬得筋疲力竭。只得在山窪內暫息。從此處到峯頂。光滑如油。又在月光之下。更不容易走了。老和尚笑了一笑。舉手將向高一挾。對



着峯頂。不過連躍兩躍。已竟立在東邊峯頂之上。將向高放下。向高順着月光看去。只見東峯頂上。寬濶平坦。一片廣場。竟有畝許。坐北朝南。蓋着一座小小茅庵。老和尚指着茅庵道。這便是老衲習靜之所。你要練習工大。只得在此暫時住下。一面說。一面同了向高。走入茅庵。老和尚在正中的蒲團上。跌膝坐下。向高恭恭敬敬的拜了師父。從此便在茅庵裏。跟着老和尚學習各項工夫。向高究竟是練過武藝的。再經名師指點。進步異常迅速。不過兩年時光。老和尚說他工夫已竟到家。可以下山回去。在這兩年中。向高也曾屢次拜問老和尚的法名。和一生的經歷。無如老和尚總不肯說。此時要別師下山。又向老和尚拜問道。弟子蒙師尊指教。不啻再生之德。日後如要拜謁師父。連師父的法號也不知道。怎樣是好呢。老和尚道。你現在與我既要分別。我的生世自然要使你略知一二。我非別人。便是二十年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金



標許知清。壯年時仗着武藝。保標爲業。綠林之中。見了我的標旗。莫說搶劫了。連正眼也不敢覷視。有一次保了一起重標。走到半路。竟被一個本領高似我的。將標劫去。我那時討又討不回。賠又賠不起。只得一口氣逃往雲門山中。削髮爲僧。日夜練習內工。工候已達極點。要熟習飛翔的本領。到處找尋地點。只有這兄弟峯。兩峯相對。練習飛翔。最爲合宜。因此建了一座茅庵。在此練習。不想竟因此收你做了徒弟。你的功行固然圓滿。就是我的飛翔工夫。亦已成就。不久就要離此他往。日後如要訪我。只要說出雲門僧三個字來。凡是方外之人。無有不知道的。向高聽了。方知師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雲門僧。心內雖然十分高興。但因分別在即。現出戀戀不捨的顏色。雲門僧道。你此去只要濟困扶危。多行俠義之事。到得功行已足。我自着人來領導你。那時就可永遠聚首了。你可去罷。不用依依不捨了。向高只得拜了四拜。辭別下山。到



了家中所有的房屋。已是傾頹不堪。家具什物。也都不翼而飛。他已看穿一切。所以絕不介意。只將房屋典質於人。湊了些川資。到處遊行。遵着師命。行俠尚義。所帶的川資。那經揮霍。不上幾時。連鋪蓋衣服。都已吃盡當光。又不肯取用不義之財。因此飄泊江湖。成了沿門托鉢的行徑。這日到了吳縣。已經兩天未進飲食。又遇着漫天大雪。飢寒交迫。竟凍倒在秦佛子門前。幸得秦佛子慈善為懷。將他救至家中。並且知道是個落拓英雄。竟留他在家。殷勤款待。向高在秦佛子家。住了幾日。見錫疇終日在外游蕩。秦佛子並不料理他讀書。便有意問道。令郎已屆就傅之年。何以並不延師習藝呢。秦佛子便將錫疇頑皮不堪。無人肯來教讀的話。說了一遍。向高道。我瞧令郎的資質。宜于習武。倘能因材施教。將來定可有成。在下落拓窮途。承蒙厚待。願為識途老馬。以報知遇。未卜尊意若何。秦佛子留向高住在家中。本意要命錫疇跟他學習。



武藝只因一時不便出口。滿意供養向高一年半載。方才求教。如今向高自己願意教授。豈有不允之理。當即滿口應承。擇了吉日。命錫疇拜師學藝。林葆和聞得錫疇請了先生。教授武藝。也要前來。一月練習。向高本來不肯收受。因葆和是秦佛子的親戚。又經錫疇再三央來。不便推却。只得應承。錫疇葆和跟着向高。練了兩年武藝。已練到六成光景。一日忽有個行脚的僧人。來見向高。兩人密密的談了一會。向高即與秦佛子作別道。令郎的武藝。已練到六成。理應始終玉成。無如我師雲門僧。有書見召。不能耽延。只得前去了。秦佛子尙想挽留。向高早換了來時的敝衣。說聲再見。同了那個行脚僧人。飄然而去。錫疇葆和武藝雖然只學到六成。但經過李向高的教授。與尋常的家數不同。在吳縣地方。已竟無人高過他們。因此兩人只在家內。自己練習。並不延請師父。這一天。錫疇邀了葆和。同往虎邱游玩。每人雇了一頭驢兒。騰身跨



上如飛一般。直向虎邱而來。沿路之上。看玩山塘的風景。十分高興。兩個人揚着鞭。指指點點。且談且行。忽然行至一條窄徑。只容得一騎。兒可走。兩個人本來並肩而行。且談且走。此時葆和便將馱子勒住。讓錫疇上前。自己在後。魚貫而進。沒有走得一箭之地。忽聽鑾鈴聲响。一騎高頭駿馬。上坐一個三十餘歲的長大漢子。從對面路上直衝而來。錫疇欲想退後。又因葆和的馱子。緊緊跟隨。無路可退。欲往旁閃讓。又是一條絕窄的小徑。無地容身。只得乘那馬尙未臨近。一面勒住馱兒。一面高聲嚷道。前面馬上的漢子。你且將馬帶在一旁。讓我們過去了。你再走罷。那漢子聞言。仰天大笑道。我自出身以來。只有人讓我。我沒有讓過人。今天遇見你們兩個小娃子。倒要叫我讓起路來。你們憑着什麼。居然敢叫我讓路。錫疇聽得漢子語言尖促。又稱自己是小娃子。很含着鄙視之意。禁不住發起怒來。遂將雙拳一舉道。我們沒有旁的。



就憑着這個。要叫你讓路。那漢子更加哈哈大笑。現出一種鄙夷之色。說道。我也知道你們兩人。一個叫秦錫疇。一個叫林葆和。是李向高的徒弟。平時仗着些三脚毛。在吳縣混稱好漢。今天過着我沈步雲。你們的好漢。可稱不起了。這一席話。非但錫疇聽了動怒。便是林葆和無明之火也激動了。早在後面馱上。高聲叫道。你說我們混稱好漢。敢與我們比較一下麼。沈步雲夷然答道。有什麼不敢。但是有句言語。須要訂明在前。你們兩人。倘若比較輸了。須要拜我爲師。錫疇道。我們既輸在你手內。你的本領自然比我們高強。就拜你爲師便了。不過你若輸於我們。便怎樣呢。沈步雲道。我若輸了。也拜你們爲師。葆和道。我們年紀尚輕。不收徒弟。誰要你拜師。沈步雲道。既不要拜師。要如何呢。你們說來。我總可以答應的。錫疇道。你若輸了。從此以後。不論在什麼地方遇見我們。就得跪下叩頭。沈步雲道。好好。就是這樣便了。葆和道。我們上



那裏去比較呢。錫疇道：虎邱山下不是有處廣場麼？很平坦的。正比武。沈步雲聽了也甚贊成。三人同至廣場上面。沈步雲開口問道：你們兩人還是一齊上。還是單打。葆和道：我們兩人打你一個。就是勝了。也不足爲奇。自然是一個對一個。陸續比較。沈步雲道：很好。你們誰先來罷。錫疇便將衣服整理停當。與沈步雲交起手來。沈步雲有意要收這兩人做徒弟。方用出軟工。困住錫疇。不放他脫身。錫疇的工夫。究竟還欠着四成。和沈步雲戰了二十多歲回合。漸漸的不能支持。要想跳出圈子。却被沈步雲緊緊纏住。不能得脫。直累得額上汗流。口中氣喘。葆和在旁看着。知道錫疇吃了虧苦。便揮拳上前幫助。沈步雲見葆和上來幫助。那知兩人的武藝。不比尋常。也恐有失。便抬腿先將錫疇踢倒在地。再對付葆和。葆和的工夫。還不如錫疇。如何能抵擋得沈步雲呢。不過十來個回合。就打倒了。兩人既敗。果然並不翻悔。竟拜沈步雲爲



師跟他學習武藝。那沈步雲剛才學藝回家。正在設着廠子。教授徒弟。他因爲聞得永甯鎮上的秦錫疇林葆和。年紀雖輕。本領很好。有意要收他們在自己門下。做個出色的弟子。所以這日打聽得兩人游玩虎邱。故意騎着馬。攔住去路。激怒他們。收爲徒弟。錫疇葆和。果然不出所料。落了圈套。只得拜了師父。但是沈步雲如何能料定兩人。必然比較。不過自己穩穩的。可以收做徒弟呢。因爲沈步雲所學的武藝。也不是尋常家數。他的師父羅有高。乃是湖南很有名的英雄。沈步雲跟羅有高習藝。也有一段歷史。欲知這段歷史。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米販子當場逞強梁

穿珠婆爲母報仇怨

話說沈步雲的師父羅有高。是湖南地方有數的英雄。凡在江湖上的人。提起了湖南的羅有高。沒有一人不知道。不欽敬。都說他是前輩英雄。本領高強。但羅有高聲名雖然如此浩大。他中年時候。却沒有人知



道。直到七十歲以外。方才出名。當時湖南地方。有個開客棧的。名叫林企靖。在湖南省城內。設了兩處客棧。都以大方棧爲名。不過一處叫老大方棧。一處叫新大方棧。林企靖在兩處棧內。來往照料。羅有高便在老大方棧。當個雜役。其時已有七十來歲。生得曲腰駝背。十分猥瑣。差不多一陣風來。也要吹倒的樣子。林企靖正在壯年。生性好武。加以做客棧生意的。來往結納。都是些江湖的人物。因此林企靖的本領。雖不說是好到絕頂。也還可以去得。羅有高在林企靖手下。已有多多年。因其作事誠實。倒也很是信託。不過林企靖有一樁皮氣。自己有了本領。不肯深藏。常常的和人家動手動脚的玩耍。那羅有高邁無能的样子。林企靖見了面。就要發笑。每每的向他揮拳蹴脚的鬧着玩耍。羅有高見了。很是懼怯。遇着林企靖向他玩鬧。不是遠遠的躲開。就是打躬作揖的哀告求饒。林企靖見他如此無用。更加和他玩鬧。以博一笑。所以



羅有高竟成了林企靖的玩物。合店之人。大家都叫他老玩物。不叫他的真姓名。羅有高被人家喚作老玩物。非但不動氣。聽得他們呼喚。總是連聲答應。好像不答應他們。恐怕他們就要來打自己一般。林企靖見他這樣誠懇忠厚。所以十分寬待他。有一天。店門之外。來了一大隊米販子。載米的車兒。竟是連續不斷的。將大門堵住。却巧這時候。正當節上。湖南省城有個會場。各府州縣做買做賣的。都來趕這會場。還有各處富豪。携了家眷。前來遊覽的。因此兩處大方棧的生意。甚爲擁擠。行李上下。客人出入。竟有些應接不暇。那老大方棧門前。忽被米車堵住。如何還能做生意呢。但是湖南的米販子。不比旁的地方。他們仗着人多勢衆。又個個都是青年。力大無窮。每一車載着二三百斤米。行動如飛。走在路上。總是成羣結夥。多至五六百輛。少亦二三百輛。好似一字長蛇勢一般。走得快些。也要一二點鐘的工夫。並且他們還有一條



例子。無論何人。走在途中。遇見米車。便要繞道他行。如不繞道。就得站立一旁。等米車完全過去。方能行走。否則無數米販子。一哄而上。將這人打個半死。這樣的惡例。也不知如何流傳下來的。弄得湖南的居民。見了米車。人人懼怕。遠遠的就繞道而行。不敢去招惹米販子。今天這些米販子。好似約齊了一樣。五百多輛米車。都壅在老大方棧門前。一輛一輛往前推去。那些生長湖南的客人。知道米販子的凶惡。自然不敢出外行走。待米車車過了。再去幹辦事。情偏生客當中有個江蘇人。初到湖南省城。如何知道遇了米車。便要讓道的例兒呢。又因從江蘇城至湖南。是有要緊事情的。所以剛落了老大方棧。匆匆的洗了臉。便向外面走去。方才走出門外。即聽得米販子喝聲站住。那江蘇客人。又不大懂得湖南話。也不知喝的誰人。仍要向前行動。不料脚還未動。面上已拍的聲。打了一個巴掌。江蘇客人如何肯依。便嚷道。唔呀。吾走路



太湖女俠傳 • 第七回

和你有什麼相干。爲啥動手就打耳光呀。米販子喝道。你不瞧米車麼。胆敢往前亂闖。江蘇客人道。米車便怎麼樣。難道有了米車。就不許人家走路麼。這句話尙未說完。便聽得米販子一片聲喊。打打。此時林企靖正坐在櫃內。見江蘇客人和米販子爭鬧。知道他必要喫苦。連忙跑出門來。向走在前頭推米車的說道。對不起諸位。這個客人是從江蘇來的。不知我們這裏的規矩。望看在我的面上。饒他這遭罷。那米販子是驕橫慣的。如何肯聽人家的勸。見林企靖出頭攔阻。反道他仗着勢力。硬來干預。遂大聲喝道。放屁。你是這店中的店主。有外路客人來了。應該將這裏的規矩告訴他。如今他鬧了事。犯了規矩。你反出頭硬架。你的面子有多大。叫我們看你的。好不愛臉的東西。你既敢出頭。便先打你。說着。許多米販子。就要擁上動手。林企靖本是個心高氣傲的人。如何受得下米販子的氣。禁不住面紅過耳。揎拳擄袖。意欲上前相打。



米販子也其勢洶洶的一齊要奔向前來正在不可開交的當兒忽見一人手中拿着一根三尺長的旱烟管在當中一橫一面咳嗽一面對米販子說道你們爲了什麼要這樣互相爭打難道打死了人可以當飯充飢麼我老頭子向來不管閑事今天瞧見你們以多得勝倒動了我老頭子的氣了你們要打不要和林的打可來和我老頭子比較一下衆人聽了這話定睛一瞧不是別人正是素常瞧不起的老玩物羅有高衆人見他屈背彎腰連連咳嗽氣都喘不過來的樣子還要和米販子相打禁不住放聲大笑起來連這些米販子瞧了他老態龍鍾的樣子也不敢居然和他動手羅有高見衆人發笑米販子躊躇不前遂又帶嗽帶說道你們以爲我老了麼我人雖老本領倒還不老你們既不敢動手相打我就先打個式樣給你們瞧瞧說着將手中的旱烟管向停在那裏的載米車子輕輕一挑那輛米車已撲的一聲躍起有丈



餘高直向街旁跌下。這一車米差不多有三百多斤。幸得米袋緊緊的繫牢在車上。並未散落於地。衆人見了。又不約而同的喝起彩來。就這喝彩聲中。羅有高已從從容容的一面走。一面挑米車。接連挑倒了十四五輛車子。米販子見他有這樣的神力。如何還敢相爭。遂由爲首的出面陪話。請他不要生氣。羅有高道。你們販米爲生。也是一種商業。爲什麼倚衆滋事。硬要人家讓路。從此以後。須要安守本分。經營生理。我便讓你們過去。如若不然。我便破着工夫。守候你們。見一輛車子。挑翻一輛。不准你們在湖南省城做這生意。爲首的米販子。料知不是羅有高的對手。這得唯唯答應。羅有高見他們不敢有違。方才將旱烟管收。回不再挑那米車。衆米販便去扶那已倒的米車。不想兩個人扶一輛也扶不起來。羅有高冷笑道。你們有什麼用處。這點點斤兩也扶他不起。不要獻醜罷。是我弄倒的。還是我扶起來罷。說着話。仍將手中的烟



管輕輕一挑。米車已隨手而起。一連幾挑。倒在地上的米車。完全恢復了原狀。衆人見了。禁不住又叫起好來。米販子也暗暗的吐舌。那裏還敢停留。忙推了米車。匆匆而去。從此以後。米販子斂跡了許多。要人讓道而行的惡例。竟被羅有高打消。就這一來。羅有高的聲名日漸浩大。林企靖對於他。也十分欽佩。也是他合該老年來。應當傳名。老大方棧門前。本來有一片極大的廣場。江湖賣藝的人。往往在這廣場上。施展拳脚。博取錢財。林企靖是個最愛武藝的人。有人在場上賣藝。非但不加禁止。還常常的前去觀看。遇見本領了得的人。他還要幫場子。資助他們。因此林企靖愛交朋友的聲名。江湖上全都知道。凡來湖南省城玩巴式的。沒有不先來拜訪林企靖。請他幫場。久而久之。便成了例兒。這一天合該有事。林企靖偶然到門外去閑步。忽然對面廣場上。有個女子。在那裏賣藝。地上還擺着個極大的布包。林企靖一瞧布包。便知



這女子是穿珠花婆。原來湖南的穿珠花婆。與別處不同。他們都練就一身絕頂的工夫。除了背着包裹。往富戶人家兜銷貨物。還可以設場賣藝。林企靖見穿珠花婆。不先來拜訪。便在自己門前設下場子。以爲他有意來漏自己的臉。心內好生不快。但林企靖是個安分守己的生意人。不比那些站碼頭。立個字號的無賴之徒。心內雖然不快。也不肯去和他爲難。只站在場上。看他施展手脚。那穿珠花婆又偏生不識起倒。向四圍看了一眼。說道。我雖是個女流。恰恨喜和人比武。諸位如有會武藝的。何不當場比較一下呢。說罷。指定地上一堆錢道。這是我賣藝所掙得的。如果有本領高強的人。能勝了我。便將這此錢作爲贈品。這穿珠花婆的言語。來得過於直牽。林企靖本來心下不快。現在聽他一番言語。大有瞧不起人的意思。不覺勃然怒道。你這女子。休得目中無人。待我來與你比較一下。當卽跳入場中。穿珠花婆見了林企靖。便笑



嘻嘻的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林老闆。我久聞大名。正要請教哩。今天得和你見個高下。總算我這一次沒算白跑了。穿珠花婆這一席話。明明是和林企靖挾有宿嫌。特意前來報復的。若被細心的人聽了。早就應當留心預備。不致受人家的暗算了。無如林企靖粗暴跳心。穿珠花婆的話。他完全沒有注意。當即拉開架式。交起手來。一往一還。已有二十餘個照面。穿珠花婆忽地飛起右脚。向林企靖踢來。林企靖喝聲來得好使了個葉底偷桃式。將他的右脚接住。那穿珠花婆本領果然了得。右脚被林企靖接住。還能騰身空中。飛起左脚踢來。林企靖又不慌不忙。把他的左脚接住。那穿珠花婆使的招兒。在武藝中名爲鴛鴦連環腿。被林企靖雙手握住兩脚。將穿珠花婆的身體。擎在空中。說也奇怪。穿珠花婆兩脚雖被握住。擎在空中。他的身體還是直挺挺的豎着。並不傾側。這時圍看的人。一齊暴雷也似的喝起彩來。林企靖見穿珠花



婆兩脚被握。身體還是逼直的心。下吃驚道。此女本領確是不小。忙將兩臂一攢勁。將穿珠花婆向前面摔去。穿珠花婆被這一摔。仍是雙脚踏地。毫沒損傷。衆人見了。又禁不住大聲喊好。就這喊好聲中。只見羅有高滿頭是汗。形色倉皇。從人叢中擠將出來。直奔穿珠花婆身。前在他肩上。輕輕一拍道。好。你一個小小年紀的女子。與林老板有什麼深仇宿恨。竟下這樣的毒招兒。害他性命。要不是我聞信趕來。他死了還不明白如何致命的呢。如今實對你說罷。你已中了我一七心掌了。只要七天便傷發而死。你要肯醫治林企靖的傷痕。我也就代你治愈。兩下對調着來。你的意思如何。穿珠花婆聽了這話。立在那裏。默無一言。林企靖仍是莫名其妙的走上來。說道。我已破了這女子的連環腿。把他摔出有丈巴遠。你怎麼反說我受了傷呢。羅有高冷笑道。你習藝也習了多年。怎麼受了人家的致命傷。還不覺得呢。你倘若將他舉起來



的時候。隨手就攢下了。他也無法可施。你偏生怕他本領高強。惟恐摔不倒人家。要兩手縮擺。運動捧他。他趁你兩手縮擺的當兒。已將鐵包尖。銅托跟的鞋尖。在你兩乳之旁。點了兩下。受了這個暗傷。到了明年今日。便要發傷。嘔血而亡。我所以趕緊用七心掌制住了他。好救你的性命。林企靖道。怎麼的了。這樣的重傷。竟會毫不覺得呢。羅有高道。你還不相信麼。可把胸脯廠開。待我將傷痕指與你看。林企靖果然解開衣服。羅有高指定他兩乳之旁道。你瞧。這裏不是有兩塊紅印麼。傷痕已竟深入肺腑。除了下手的人。還有解法。以外便無救藥了。林企靖不待言畢。已大怒起來。向穿珠花婆罵道。我與你素不相識。爲何下此毒手。害我性命。我現在就與你拚了罷。說着。又要奔過去動手。羅有高忙攔住道。這女子下得如此很心。其中必有緣故。他們雖是走江湖的。除了報仇。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也不肯就下毒手。你素來心氣暴躁。和人



結下怨恨。恐怕還沒知道哩。如今且不要動手。可叫那女子把和你結怨的始末講個明白就是了。那穿珠花婆聞得羅有高的話。便兩毗瑩然欲泣道。我因母親死在林老板之手。所以苦苦的練了工夫。特來報仇。要不是和他有殺母之仇。如何肯用毒門招兒。害人性命呢。林企靖不由怪叫道。你母親是誰。我自問出世以來。便心直氣壯。不肯和人結怨。如何會害你母親呢。穿珠花婆拭淚道。你還記得五年之前。那個城隍廟內賣解的女子麼。林企靖恍然大悟道。你原來是他的女兒。但這事不能怪我。如今既來尋仇。不妨將這件事說與衆人一聽。看是誰人的不是。當下即將從前之事一一說出。未知是何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兩重傷痕一時全愈

四路埋伏二賊奔逃

話說林企靖聽了穿珠婆的話。方才恍然醒悟。對着四圍觀看的人說道。五年之前。城隍廟前來了個賣解女子。在廣場之上。獻技斂錢。他不



該口出大言。輕視我們湖南人。那時我恰恰打從廣場經過。瞥見那女子輕裝巧扮。年紀不過二十七八歲光景。身段甚是靈巧。我是個性愛武藝的人。見了賣藝的女子。不由得擠入人叢裏面。看他的本領如何。只見那女子練了一回拳脚。工夫倒也不錯。女子練過拳。便向看的人要錢。誰知看的人雖多。捨錢的竟沒有幾個。女子見捨的錢少。心內不快。便對着客說道。我雖是個女子。經過的地方倒也不少。從沒有見過像你們湖南人的小氣。要是因爲我拳脚練習不好。不願捨錢。何妨請幾位內家。下場比試一下。如果能夠勝得我。我便塵土不沾。拍腿就走。要看沒有人下場。或是下了場不能夠勝我。可要請你們幫幫場子。多捨幾個錢。免得外路人說你們過於小氣。他說了這番話。便兩手叉腰。圓睜星眼。倒豎柳眉。立在場中。等候人來比試。不料那些看客聽了這番話。雖然面上現出怒色。却沒有一個人敢下場去比試。我見了這樣



情形如何忍耐得住。便一躍入場。對那女子說道。你不要瞧輕了我們湖南人。待我來和你走個三合兩趟。看是誰勝誰負。但是拳腳無情。便是傷了性命。也沒有話說的女子道。當然如此。倘有傷損。只怨自己學藝不精。那有什麼話說呢。我道好的。就請賜教罷。當下拉開門戶。一來一往。走了二十多個回合。兩下不分勝負。那女子找不到我的破綻。心內好生着急。忽地將身子一轉。使了個獨劈華山式。一掌向我當頭劈下。這一着甚是利害。若非身體輕捷。竟要被他的劈成兩片。我見他使出毒門招兒。不禁忿怒起來。便改變手法。乘其不備。用了個黑虎偷心的勢子。一拳打去。他略慢一慢。被我當背心打了一拳。接連退出去五六步。遠近當時哇的一聲。吐了口鮮血。便向我望了一眼道。好本領。我輸給你了。三年之後再見罷。說着話。收拾了地上的兵器。逕自去了。我雖勝了那個女子。只道他略受微傷。並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那知他竟



因此而喪命。他的女兒又要來報仇。況且交手之時。兩下言明。無論生死。都沒有話說的。怎麼可以暗中報復呢。衆人聽了林企靖的話。說都不以穿珠花婆爲然。一口同音說他不該前來報仇。穿珠花婆只得在包裹裏面取出兩包藥來。說道。林老闆的傷。只要兩服藥。即可全愈。我受的傷。怎麼樣呢。羅有高接口說道。我自然也要代你治好的。當下雙方言明。各將傷痕治愈。羅有高的聲名便從此傳揚開來。不但湖南人佩服他。便是各路的英雄豪傑。也沒有不知羅有高的了。其時沈步雲正在訪師學藝。聞得羅有高的聲名。不遠千里。趕赴湖南。投在他的門下。練習了正正五年。內外兩工。都已達到極頂。方才辭別師父。回至吳縣。設廠授徒。他聞得秦錫疇林葆和兩個人。是李向高的徒弟。有意要將兩人收在門下。只是沒有機會。這日打聽得兩人去逛虎邱。故意騎着馬。攔住去路。激惱了兩人。一同比試。收在門下。秦錫疇林葆和工夫



已到六成。一經沈步雲指點，早已登峯造極。沈步雲當初幫助趙俊卿辦案，得着兩人的力量，很是不少。所以這一次又把兩人叫來，同往趙俊卿家中商議辦法。趙俊卿聞得沈步雲到來，連忙迎接出去。那周尙彥早已同了徒弟們，坐在那裏，瞧見了沈步雲，一齊起身招呼。周尙彥也有兩個得意門徒，一個叫謝幼菴，一個叫馬得成。這兩人也是吳縣有名的好漢。當下大家入座，決定依照日間所議的計畫，埋伏在要道口。等候賊人。倘有一處發覺賊人的踪跡，便吹動哨子，知會各路的人，合力擒捉。便由趙俊卿將所有的人，分爲四隊，每隊二十人，分爲東西南北四路埋伏。秦錫疇是東路的領隊，林葆和領南路，謝幼菴領北路，馬得成領西路。隊中的人，都要聽領隊的指揮，不得亂闖。指派已定，各人分頭前去埋伏。趙俊卿、沈步雲、周尙彥三個老兒，也都結束停妥，帶了兵刃，前往各路巡查，以便接應。單說那四路的人，伏在汎地，守了半



夜一些動靜也沒有。分東路這一隊人。伏在那裏。將近三更時分。帶隊的秦錫疇。偶然內急。要想找個地方小解。四下望了一望。見自己身後。正靠着東門城牆。遂走至城下。扯開小衣。如三江開閘一般。傾瀉而出。他這泡溺。因爲警得時候過久了。此刻傾囊倒篋的盡量排洩出來。覺得小腹內甚是爽快。正在這個當兒。忽然城外似有兩條黑影。好像兩道黑烟一般。比箭還捷。直向城上冒將起來。秦錫疇一眼瞥見。便知是賊人出現了。心下想道。老頭子料事一些不錯。果然有兩個賊人的。何不攔住他們的去路。把兩個賊擒住。也好顯一顯我的本領。他心中想着。慌忙繫好小衣。要趕去攔截。不料這兩條影兒。來得真快。就他轉念的一剎那間。這兩股黑烟。已越過了很高的牆。直上城來。錫疇不禁暗暗喝彩道。好俊快的身法。兩個賊子的本領。實在不小。心內想着。如何還敢怠慢。一伏身。施出平生的力量。躍向前面。將腰內寶劍抽出。攔



往了去路。說時遲。那時快。錫疇飛身到時。那兩條黑影也就一前一後的撲將前來。錫疇忙將寶劍一晃道。好賊子。往那裏走。老爺在此等候多時了。那兩條黑影前面走的正是通臂猿猴柳永春。後面跟隨着來的。乃是他的同道。巢湖幫中有名的英雄。綽號笑面虎羅小通。這兩人結了幫。在此做案。有意和吳縣的知事倒蛋。直至現在。十分順手。因此胆子更加大了。把吳縣地方。視若無人之境。每夜劫掠富戶。要將知事做倒。替吳思允報仇。所以今夜又一同出來。要去劫兩家有名的大鄉紳。好使知事擔當不住。丟掉前程。不料剛從城上飛身而下。劈面遇着秦錫疇。擎着亮晶晶耀眼生光的寶劍攔住去路。柳永春沒有抵防。驀然之間倒覺有些吃驚。連忙將刀亮出。上前抵擋。那秦錫疇何等利害。在柳永春略吃一驚。亮刀抵擋的時候。早將手中寶劍放一個白蛇吐信的式子。直向他喉嚨刺去。柳永春見寶劍已臨切近。那裏來得及招



架慌忙將身體一側。順着勢兒。往左首一躍。跳出一丈遠近。虧他躲閃得迅速。那劍鋒已在右肩的夜行衣上。痴的一聲。把衣裳劃了五寸長的一條口子。幸而身體靈便。閃得快當。沒有受傷。這一來。把柳永春的火性激起。圓睜雙眼。喝聲那裏來的小子。敢和老爺做對。不要走。吃我一刀。一面說着。一面舉刀。直向錫疇砍去。錫疇用劍架住。兩人就此廝殺起來。那笑面虎羅小通。見兩人刀來劍去。殺得難解難分。惟恐時間過久。驚動了左近的人家。那時便難脫身了。忙將手內的竹節剛鞭一順。幫助柳永春來夾攻錫疇。錫疇見賊人有了帮手。他却毫無懼怯。不慌不忙的掄動寶劍。抵住兩般兵器。殺得十分利害。但是做書的寫到這裏。已有一個限大的漏洞了。那柳永春不是獨自一人前來救吳思允。沒有救得出來。反送了他的性命。方才立意代爲報仇。殺了汪青李信之。並在吳縣劫取富室。和知事作對的麼。如何突然之間。又添出



一個笑面虎羅小通來呢。這羅小通從何而來。書中并没提及。豈不是個漏洞麼。看官們這樣的責問。做書的不禁笑着說道。看官們責問得很是。做書的也知是個大漏洞。但是一支筆難說兩處話。做書的沒這本領。能夠雙管齊下。面面俱倒。實在抱歉得很。現在正可以趁他們廝殺得熱鬧的當兒。用那小說中慣用的補筆來補叙羅小通的來踪去跡了。看官們還記得前回書中。柳永春到捕快頭兒汪青家中去代吳思允報仇。巧巧的李信之正在和汪青飲酒商議事情。那柳永春便去殺這兩。剛才到了屋上。伏着身體。向屋中窺視的當兒。不是瞧見有一條黑影。在對面房上一晃。連忙看時。那黑影早已不知去向。柳永春當時望限覺詫異。暗讚這人的身法。比自己還來得迅速。只因急於報仇。便沒有去追尋他。這條黑影。不是別的人。便是笑面虎羅小通了。（用補筆回應第二回結束、第三回起處、使全書筋意脉動、貫串一氣、是



舊小說的長處，亦可見作者的筆力，非隨意塗抹者可比。原來羅小通雖然廁身在巢湖幫湖，他却仗着自己的本領，不肯和人家搭幫。每的獨自一人去做那沒本錢的生意，在他們這幫中，非有頭等本領，獨一無二的能耐，是不敢單人獨馬，出外開差的。這種行爲，便是俗語所稱爲獨脚強盜。那做獨脚強盜的，在他所住的鄰近的地方，是絕不做案的。在他們的隱語裏，有一句好馬不吃家鄉草的話，就是這個意思。羅小通住在太湖的剪子峪裏，家中有妻子，有財產，有高大的房屋，廳堂那當地人民都說他是個大富戶。一齊稱他爲羅大官人。他生性又十分慷慨，地方上的人有什麼急難的事情，只要去向他說，沒有不盡力幫助的。因此剪子峪一帶的人都退感激他，把他當神佛一般看待。他每年出去一趟，或是兩趟，本來沒有一定，但的到出門的時候，總對人家說是出外做生意去。有人問他做的什麼生意，他便說賣珠寶。



販綢緞。無論什麼。只要有錢可賺。都要做的。每一趟出去了回來。總是滿載而歸。所以地方上的人。都說他是做大生意的。對於他都表示相當的敬意。那裏曉得他是巢湖幫中的英雄。做沒本錢生意的獨腳強盜呢。這一次羅小通正出去做了一筆生意。很是得手。回轉太湖。打從吳縣經過。偶然上街閑逛。聽得沸沸揚揚的傳說。吳思允被人劫牢翻獄。反而送了他的性命。羅小通聽到了這句話。不覺吃了一驚。便留心打聽這事的來由。方知是李信之串通了捕快汪青幹的。他便立定主意。先將汪青殺了。然後再往太湖。和李信之理論。所以這天夜間。羅小通便到汪青家裏去探聽。那知剛才到了屋上。突見柳永春伏在對面屋脊。向下窺視。羅小通見了。便知劫牢的事情。必是柳永春幹的。今夜到此。一定是來報仇的。心下如此一想。便不肯下去。搶柳永春的功勞了。故將身子晃了一晃。惹起柳永春的疑心。遂即又將身子隱藏起來。



在暗中看着柳永春殺了汪李二人。將首級送往縣衙。羅小通也跟隨了前去的。却一些沒有被柳永春知道。直待事情完畢。柳永春回歸呂祖殿去。他方在途中和柳永春相見。柳永春見了羅小通。心中大喜。忙邀他同至呂祖殿。將前後的事情。一一告知。並將自己要在吳縣做案。毀壞知事前程的主意。也說了出來。要求羅小通帮忙。羅小通當下慨然答應。到了次日。因為住在旅館裏面。很不方便。就將行李搬至呂祖殿。與柳永春往在一處。日間打聽什麼地方有富戶。夜間兩人一同出去。肆行劫掠。竟把個吳縣。鬧得風聲鶴唳。人人驚駭。這一夜。兩人又預備去劫兩家最著名的紳士。不意剛才越過城牆。便被秦錫疇攔住去路。柳永春稍不留心。被秦錫疇的劍鋒。把夜行衣割了一條口子。因此大怒起來。便和秦錫疇交手。羅小通在旁看着。見秦錫疇的一口劍。上下翻飛。使得神出鬼沒。十分精妙。柳永春雖也對付得來。一時之間。未



必能夠取勝。深恐時候過久。驚動了人。難以脫身。便上前幫着柳永春。夾攻秦錫疇。秦錫疇雖然本領不弱。但一個人敵住兩般兵器。究竟覺得吃力。心下想道。這兩個賊子。本領真個了得。我現在寡不敵衆。倘若戰得過久了。恐怕得不着便宜。何不詐敗下去。用暗器傷了一個。那一個就好辦了。想定主意。用寶劍向羅小通劈面刺去。羅小通的竹節鞭。一時收不回來。只得將身子一側。避過這劍。秦錫疇便趁這個空隙。跳了出去。往後便跑。羅小通和柳永春在後追來。秦錫疇故意將脚步放緩一些。掏出一支金鏢在手。待二人追至臨近。一回身。喊了聲。照傢伙一鏢向羅小通打去。羅小通也是久經大敵的人。見秦錫疇敗退。早已留心提防。忽見他回轉身來。把手一揚。一道金光。直奔自己咽喉。便知是施放暗器。忙將身子一偏。讓過那支金鏢。揮鞭直前道。好小子。怎敢暗計傷人。不要走。吃我一鞭。秦錫疇見金鏢未能打中敵人。只得掏出



哨子且跑且吹。這哨子的聲音一起，埋伏的人一齊聽見。突然間喊還齊起。林葆和從南路殺來。謝幼庵從北路殺來。馬得成從西路殺來。聲有秦錫疇埋伏在東路的部下。聽見了哨子，也一齊吶喊殺出。一剎那間，四下裏都是刀槍棍棒，喊殺連天。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四面八方，不知有多少人馬，直向柳永春羅小通逼將攏來。柳永春見了這般景象，知道中了詭計。倘若遲延下去，必定吃虧。忙向羅小通道：「我們去罷。」遂卽掉轉身軀，仍向東門城上奔去。那東路的領隊秦錫疇不在隊裏。因此不能阻擋。被二人衝了出去。跳上城。一齊躡身向下一躍。方在腳踏實地，忽聽得一聲啊啣。兩人之中，早有一人受了傷，倒在地下了。未知是何人受傷，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追賊寇沈步雲中箭

奉師命李月貞下山

話說柳永春羅小通兩人見敵人四面圍裹上來，知道中了詭計，雙拳



難敵四手。若不見機而作。從速逃走。必致被獲。遭擒。遂即互相打個招呼。說聲快走。仍向東門城牆跑去。幸而東面埋伏的一隊人。因為秦錫疇不在隊中。無人指揮。並且那些人本領平常。不是柳永春羅小通的對手。竟被二人衝突出。到了城上。一同向下面跳去。不料剛才腳踏實地。尙未立穩。突然飛起三條刀光。向兩人脚踝砍來。柳永春心思較細。跳下城時。甚為注意。忽見刀光一閃。便趁着雙腳點地的勢子。接連着又是一躍。使那刀劈了個空。但已嚇得亡魂皆冒。連躡帶迸的要想逃走。那知伏在城下的人。十分了得。一刀沒有砍着。隨即一翻手腕。并不直起身來。順着勢一個旋風。滾近柳永春。直刺他的下部。柳永春被他逼住。不能脫身。只得和他以命相拚。那羅小通下城的時候。本來也甚留心。見刀光向腿上飛來。連忙借着落地之勢。向上一縱。躲過了那一刀。不料那邊還伏着一個人。趁他第二番縱起落下之時。驀然一刀



砍來。羅小通再也躲閃不及。左腿竟被砍斷。禁不住啊喲一聲。倒在地上看官。你道伏在城外砍斷羅小通左腿的是什麼人。原來是趙俊卿和周尙彥。那個沒有砍着柳永春。在那裏厮拚的。正是沈步雲。這三個老兒。因何埋伏在城外。等個正着呢。只因秦錫疇吹起哨子。四路埋伏的人。一齊圍攔前來。捉拿賊人。趙俊卿等三個老兒。本來擔任着各處巡查。一聽見哨子。知是東路發現了賊人。也就不約而同的趕將前來。見有兩個賊人。和衆徒弟厮殺。周尙彥便要上前去幫助。却被趙俊卿阻攔住了。低聲說道。這賊是從東門跳城進來的。現有這許多人圍困住了。不遭擒獲。便要逃走的。我想賊人既要逃走。必然仍向原路而去。我們何不預伏在東城外。待他逃走時。出其不意的擒住這兩個賊人呢。周尙彥沈步雲兩個老兒。聽了這話。連連稱是。三個人悄悄的走上城牆。跳了下去。暗中伏在那裏。果然不出所料。賊人逃來。被三人等



個正着。柳永春下來得快一些。沈步雲用刀砍去。沒有吹着。便和他交起手來。羅小通隨後跳下。趙俊卿霍的一刀被他躍起躲過。周尙彥却趁他重復雙腳落地的時候。一刀吹斷了他的左腿。趙俊卿知道賊人的本領高強。左腿雖斷。恐怕還能逃走。便取下腰間預備的繩索。將他捆了個結實。叫周尙彥在此看守。自己提了刀去幫助沈步雲捉拿那個賊人。那知趙俊卿趕向前來。竟不見了沈步雲和賊人的踪影。料想是賊人心慌逃走。沈步雲追趕去了。惟恐沈步雲有什麼閃失。也不反招呼周尙彥。直向前面追尋而去。這裏趙俊卿深恐沈步雲有什麼閃失。急急的趕去。那邊的沈步雲果然不出所料。因為追趕柳永春中了暗器。幾乎廢命。幸虧遇到了救星。方能保全這條老命。原來沈步雲和柳永春交起手來。柳永春留心觀看。方瞧出對方是個白鬚白髮。年有七十餘歲的老頭兒。心下不覺暗暗吃驚道。這般年紀。手下還如此



了得，必然是個有名的人物。素常聞得江湖上稱說吳縣三老，乃是前輩英雄。少年時候，專和綠林中人作對，不知破過了多少疑難的案件。那三老之中，有個沈步雲，尤其出色，乃是湖南全省著名的老英雄。羅有高的得意門人，他手下又傳了不少的徒弟，都是十分了得的。如果是這三個老兒出來干預，我決不能再在此存身了。心內正在轉念，耳中忽聽得啊喲一聲，連忙偷眼一看，却是羅小通受傷倒地，被兩個老頭兒所擒獲。柳永春見傷羅小通的，也是兩個老兒，心內更決定是吳縣三老毫無疑義了。如何還敢戀戰，無如被沈步雲的一柄金背刀，緊緊逼住，一時不能脫身，又恐怕那兩個老兒收拾了羅小通，前來助戰，自己更加抵擋不住，只得拚着性命，使了個葉底偷桃勢兒，一刀向沈步雲砍去。沈步雲忙用個猿猴獻果的架式，將刀架住。就這一架之間，柳永春得了空隙，那裏還敢遲延，將刀往上一擡，向沈步雲面門一晃。



沈步雲只道他專取自己的上部。遂卽收刀抵架。便在這個當兒鬆了一下。柳永春抽身便走。沈步雲見他如此脫身。不覺哈哈大笑道。好賊子。你使出詭詐的手段。要想逃走麼。可知老爺子今天一定要擒住你。決不放你逃跑的。一面說着。一面追將下來。柳永春那敢停留。連忙施出飛行工夫。向前直奔。沈步雲如何肯捨。也施出長久不用的飛行工夫。緊緊跟隨。那柳永春在前飛跑。好似弩箭離弦。沈步雲在後緊追。無異流星趕月。兩個人一逃一追。走得非常迅速。眨眨眼已奔走了五六里路。柳永春的飛行工夫。雖然練得極好。但是比起沈步雲來。覺得還差一間。初時兩人的步來。遲速倒還相等。追逐至五里路以外。柳永春便沒有沈步雲那樣的輕飄快當了。只得拚命的提起氣來。足不停趾的奔跑。約摸又走了三里多路。被沈步雲漸漸趕上。柳永春見他漸追漸近。心內不勝着急道。也罷。今天我不得不下毒手了。倘若遵依師父



的訓戒。我的性命就要不保了。一面想着。一面掬取暗器。你道是什麼暗器。乃是一種毒藥袖箭。當柳永春投師學技的時候。他的師父飛霞道人。傳授了他各種技藝。惟有這毒藥袖箭。不肯教他。柳永春再三向師父懇求。要學這毒藥袖箭。飛霞道人道。并非我不肯傳給你。只因這袖箭過於凶惡。射在人身上。不過二十四小時。便要送命。非得到解藥。無法可以施救。若干在咽喉與致命的地方。更是見血封喉。就是有了解藥。也無從挽回。你們少年人。都是爭強好勝的性氣。到了不能抵敵人家的時候。便要胡亂施放。所以我只教你用袖箭。不教你用毒藥的。就是這個緣故。況且我們施放暗器。傷害人家。已竟不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如何還要用毒藥的呢。柳永春又再三求告道。弟子要學毒藥袖箭。并非存着與人家爭勝的意思。乃是因爲日後四海游行。到了深山裏面。遇見凶猛的野獸。人力已竭。性命交關的時候。保護自己的。望師



父慈悲。把這毒藥方兒。給與徒弟罷。飛霞道人被他糾纏不已。只得答應他代製三十支藥箭。以備不虞。那藥方却始第沒有傳給他。并且再三交代。這毒藥箭。非到萬不得已。性命交關之時。切切不用亂用。柳永春把三十支藥箭。視同珍寶。自別師下山以後。從來沒有用過。今天被沈步雲逼得無法可施。只得要用毒藥箭來傷他了。從箭袋裏把袖箭掏了出來。一面跑。一面裝置。脚步自然略略放慢。沈步雲已素趕近前來。柳永春一回身。雙手微擺。袖箭早已發出。沈步雲雖是久經大敵的人。但年紀已老。目光未免遲緩了一些。等到瞧見一點黑星。直奔自己咽喉而來。知是暗器。連忙躲閃。已竟射中左肩。頓時覺得眼前發黑。心中泛惡。半身麻木。不由自主的倒在地上。柳永春眼見沈步雲中箭倒地。心花大放。一個箭步。躡向前來。舉刀便砍。這個當兒。沈步雲的性命。只在呼吸之間。也是天佑好人。不使他喪在永春之手。柳永春揚刀欲



下的時候。突然間從側首發出一支梅花針。正中在柳永春右手背上一陣發痛。不由得撒手丟刀。噹哪一聲。落在地上。就這噹哪一聲之中。忽地跳出一個年輕女子。手執寶劍。嬌聲喝道。光天化日之下。怎敢暗箭傷人。這個老者與你何仇。何忍心下此辣手。用暗箭傷了他。還不就此放手。定要害他的性命。說着。將手中寶劍一揚。道。識時務的。速速退去。不然。我的寶劍是無情的。可不能寬恕你這忍心害理。暗箭傷人的賊子了。柳永春見這女子。年紀雖輕。却覺得英風颯颯。豪氣逼人。手中的一口劍。亮森森的。寒銳直射。耀得人眼目都難注視。自己右手背上的。又是梅花針。當初在山學藝的時候。常聽師父說。凡是劍俠。都煉有一種暗器。名叫梅花針。雖在千過萬馬之中。只要抓上一把。隨手撒去。任你有多少人馬。可以使他個個受傷。人人害怕。現在這女子既使。用梅花針。本領一定不小。況且自己的刀已經擲去。如何能夠抵敵。不



如見機些逃走了罷。當下說了一聲道：「好的，我們再見罷。」回過頭來，撒腿就跑。那女子微笑說道：「賊子，何用這樣逃跑？你姑娘要取你的性命，還肯容你到現在麼？」說着，移步至沈步雲跟前，低頭一看，見他左肩上中了一支袖箭，黑水向外直流，便道：「這是中的毒箭，我雖有藥可以解救。但在這曠野地方，又是夜靜更深，况有男女之嫌，怎樣能夠施救呢？」正在爲難的時候，聽得後面脚步聲响，連忙回頭觀看，却是一個白髮老兒，急匆匆的奔來。一見那女子，便喘息着問道：「姑娘，可見一個年老的人，追下賊人去麼？」那女子見問，用手向地上倒着的沈步雲一指道：「你問的，可是這人？他受了賊人的暗器，倒臥在此。那賊正要害他。是我路見不平，趕走了賊人。不然，早已身首分離，沒有性命了。那個白髮老人聽了這話，慌忙向地上一看道：「正是我的朋友，怎樣會受了暗器呢？」說道：「又向受傷之處一看，不禁着慌起來道：「不好，他受的是毒藥箭，雖



然蒙姑娘救了他下來。仍舊不免一死。這便如何是好呢。一面說說。一面現出十分慌急的模樣。那額角上的汗。急得直淌下來。只是跌脚搖頭的歡息着道。他爲了我的事情。送了性命。我如何對得起他呢。這是見血封喉的毒箭。沒有解藥。是挽救不來的。看來我的老命也沒有了。一面說。一面流下淚來。那情形很是悽慘。那女子看了這老兒急得如此模樣。心下很覺得不忍。便向他說道。老丈不用着急。這毒藥箭我倒有法醫治。不過你們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要追趕那個少年。那老頭兒聽說女子有法醫治。現出不勝歡喜的模樣道。姑娘能夠醫治。那是最好的了。若問我們追趕那賊子的事情。說起來很是瑣碎。一時也說不清楚。還請姑娘先把我這朋友的傷痕醫治了。我再慢慢的告訴你罷。那女子聽了道。先醫箭創。也沒什麼不可以。但你老人家那受傷的。老者尊姓大名。還請見示。况且在這曠野的地方。應用的東西一些沒



有如何醫治，必須設法把他抬到什麼地方，好好的安臥在床上，才能施行手術的。那老頭兒聽得這番言語，接口說道：我真急昏了，非但沒把姓名告訴姑娘，連姑娘的貴姓芳名，還沒請教哩。不瞞姑娘說，小老兒叫做趙俊卿，那受傷臥地的名叫沈步雲，和還有一個叫作周尙彥的，乃是至好朋友。這次因為地方上出了個飛賊，殺了好幾條人命，做了好幾起大劫案，吳縣知事沒有法子，再三的請求我們三人代他緝捕飛賊。今日夜間四下埋伏着人，守候他們。剛才有一個賊子已被我和周尙彥破斷一條左腿，擒捉住了。這個賊子手段甚是滑溜，乘隙逃走。沈步雲追趕下來，不知怎樣中了賊人的毒藥暗器，姑娘能夠醫治。小老兒真是感激不盡了。那女子不待說畢，又接口問道：你老人家莫非是江湖上所稱的吳縣三老麼？趙俊卿道：慚愧得很。蒙江湖上朋友的見愛，如此稱呼，我們如何敢當呢。但不知姑娘因何曉得微名，那女



子答道：我叫作李月貞，乃是洞庭東山人氏。幼年在門前嬉戲，却值我的師父大通尼姑打從那裏經過，瞧見我生得骨氣不凡，把我帶往雁宕山，教導武藝，練習劍術。平時時聽得師父和道友們談論當代的人物，曾經說及吳縣三老，所以知道。現在導奉師命，下山行道。昨天剛才到家，方知我的父親爲巢湖幫賊人所害，立意要代父報仇。孝服也不及穿戴，連夜趕往吳縣，尋找仇人。只因有人傳說吳縣的飛賊做了許多案件，正是殺害我父之人，故你趕來。趙俊卿連忙問道：姑娘的令尊莫非是李信之先生麼？來月貞點頭道：正是。（直至此處，始點出李月貞是李信之女兒來，令人出於意外，有一般看官們說：李月貞出得太覺突兀，我以爲並不突兀，只要回想一想第一回吳思允救了李雪貞以後，衆朋友前來作賀之時，都說吳大哥好福氣，李家小姐是洞庭東山最有名的美貌佳人，有多少富家子弟，託人去作伐，那李老兒因爲



只生有一子二女。小女兒月貞，五歲時被人拐去，尋覓無踪的一段言語，便知此處的李月貞，發現得非但絕不突兀，並且是回應前文，能使全書一氣靈通，具有極大的魄力。趙俊卿接口言道：如此說來，剛才逃走的那個賊子，正是殺害令尊的仇人了。李月貞一聽這話，不禁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切齒說道：我若知那個賊子，便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如何肯放他逃走。現在可惜已經遲了，但不知那賊子叫何名字。你老人家定該知道。趙俊卿搖着頭道：這賊子的姓名，至今尚無人知道。不過他每逢做案之後，必定留下一個記號，乃是紙畫的一個猿猴。李月貞不待說畢，便道：莫非是通臂猿猴麼？我知道他是飛霞道人的門徒。想必他也入了巢湖幫了。趙俊卿道：是他也未可知。好在我們捉住他一個同黨，只要回去拷問一番，便不難水落石出。知道底裏了。正在說着，早見周尚彥領了秦錫疇、林葆和等一班人，趕將前來。趙俊



卿心下大喜。連忙招手道：你們快來。沈步雲中了賊人的毒藥暗器了。這一句話。剛才說出。秦錫疇林葆和兩人。急急奔向前來。看望師父。見他倒臥地上。兩眼緊閉。上肩中了一支袖箭。黑水向外流個不止。兩人連聲呼喚。不見答應。便哭將起來。趙俊連忙搖手道：不要哭。不要哭。你師父雖中了藥箭。不省人事。幸虧這位李月貞姑娘。能夠醫治。只要設法把他抬回我家。就可施行手術了。秦錫疇林葆和聽了這話。拭去眼淚。擡頭一看。方見那邊端端正正立定一個素服女子。年紀不過十四五歲的樣子。腰間懸着一口寶劍。相貌生得十分嬌媚。兩人不信這般年輕女子。竟有本領能醫治箭創。其時周尙彥已回了衆人。與趙俊卿商議怎樣把沈步雲抬回城去。林葆和從旁說道：這樣曠野地方。左近又無人家。連擡的床也沒處可借。除了背負以外。沒有旁的辦法。便由我與秦大哥輪流着背負回城罷。秦錫疇聽了。甚表贊同。趙俊卿周



尙彥也想不出旁的主意來。只得點頭答應。任憑兩人背負。林葆和意欲將袖箭起出。免得背負之時。有碍手脚。李月貞連忙搖手阻止。道：此箭萬不可拔。如果拔出。立刻殞命。雖有解藥。也無用的。林葆和只得帶着箭背負起來。走了一半路程。便由秦錫疇換替着背負。一直來至趙俊卿家中。李月貞向趙俊卿說。要預備一間靜室。將沈步雲平臥在床。方可動手。趙俊卿吩咐抬至書房裏面。由秦錫疇林葆和輕輕的把沈步雲平平正正的仰臥在床。趙俊卿周尙彥早已吩咐衆人。在外面休息。不要入內。以免擾雜。單由他兩人陪同李月貞。來到書房裏面。請他施行手術。李月貞行至床前。向箭創審視了一番。叫取一柄剪刀。並一碗淨水來。然後打懷中掏出個小小盒兒。開了蓋兒。裏面放着其薄如紙的小刀。和幾瓶藥。還有許多膏藥。只見他先用剪刀。將沈步雲左肩的衣裳剪開。露出創口。從一個瓶內。傾出些藥。敷在創口的四周。方才



輕輕的把袖箭拔出。在盒兒當中。拿起那柄小刀。直向沈步雲的創口刺去。衆人看見。不覺大吃一驚。未知沈步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剜腐肉醫治箭創

開革囊放走劍氣

話說李月貞替沈步雲醫治傷痕。把他左肩上的衣服剪開。上了些藥。將袖箭輕輕拔出。從盒兒裏面。拿起那柄小刀。就要向創口刺去。衆人見了。齊吃一驚。惟恐沈步雲傷上加傷。要禁受不起。秦錫疇最是着急。連忙攔阻道。姑娘且慢動手。我師父已受了箭去。如何還可用刀刺傷他呢。再說他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就是我們少年人。也禁當不起。再加上這一刀的李月貞聽了這話。便停住了手。指定創口。向衆人道。諸位請看。那受傷的地方。已竟有碗口大小的一塊黑色。創口的肉。已是腐爛。那爛肉一點一點的大起來。黑色也就隨着他擴大。只要經過二十四小時。那黑色便延至心前。這人就沒有命了。現在第一要着。是將腐



爛的肉。替他輕輕的剝去。再敷上了藥。出盡毒氣。便可全愈。我剛才已替他上了麻藥。用刀剝取腐肉。並不覺得痛的。諸位儘可放心。衆人聞言。方才明白。便請他動手醫治。李月貞用刀將那已腐之肉。慢慢的剝盡。又從一個小瓶裏。傾出藥來。敷在剝去腐肉的地方。然後再取出一粒丸藥。約有梧桐子大。顏色紅赤如火。討了沸水。把丸藥化開。灌入沈步雲口中。停了一刻。又指定創口。對衆人道。諸位請看。現在是何光景了。衆人一齊留心觀看。果然奇怪。那創口自敷了藥之後。碗口大小的黑色。徐徐的縮小。祇有銅錢大的一塊。已禁由黑反紫。由紫反紅了。創口所淌的黑水。已經流盡。變了黃色了。李月貞道。黑水變成黃色。乃是其毒已盡的證據。可以保得無事了。說着。又取了個小瓶兒。傾出許多藥。將創口填滿。隨口貼上一張膏藥。道。好了。明日只要買兩尾活鯉魚。濃濃的煎了湯。給他喝下。就可復原了。話剛說畢。只見沈步雲已將兩



眼睜開。向四下觀看道。我心中好悶氣呀。秦錫疇林葆和連忙上前道。師父。你中了毒藥。袖箭現在覺得好些麼。沈步雲道。我中箭之後。覺得眼睛昏黑。心頭泛惡。一陣難過。便昏昏沉沉的。只是胸中悶得難過。滿身麻木。口內不能說話。到了後來。祇有心內難過。無論什麼也不得而知了。直到現在。覺得心內十分清爽。方才能夠睜眼觀看。說出話來。說到這裏。趙俊卿與周尙彥上前阻止道。你剛才好些。須要靜養一會。多說了話。恐怕傷神。我們且到外面把那捉住的賊人。訊問一番。便知殺李信之先生凶手的姓名了。說着。回身邀了李月貞。一同來至廳上。分賓坐下。李月貞向趙俊卿道。我已知道那逃走的賊人。一定是通臂猿猴柳永春了。但不知我的仇人。是他不是。要提被擒的賊子。訊問清楚。趙俊卿接口問道。姑娘從那一點可以決定逃走的賊是柳永春。李月貞從袖中取出剛才在沈步雲左肩上拔下的袖箭道。老人家請看。這



袖箭上不是刻着一個猿猴。下面還有一個極細的柳字。除了柳永春。還有何人呢。況且我醫治傷痕的時候。留心察看。已識得這毒藥箭。是飛霞道人製造的了。飛霞道人與我師父大通尼。乃是同門。都是了祖師的徒弟。所以那個毒藥方和解藥方。是一脉傳下來的。剛才我看那傷痕的模樣。解藥敷上去的效驗神速。心內已竟明白。再加這袖箭上的記號。可以決定是他。不用疑心了。趙俊卿接過袖箭。與周尙彥仔細觀看。果然那箭上刻着個猿猴。和一個柳字。不過雕刻的紋路是極細極細的。非竭盡目力。不易看得出來就是了。兩人看明白了。連連點頭道。如此說來。一定是柳永春了。這個時候。謝幼庵馬得成。已將擒住的賊人帶上。因其左腿已斷。不能行走。便由兩人左右挾持着。扶了到來。在廳前地上放下。趙俊卿首先向他說道。朋友。你雖然偶爾失手。被獲遭擒。我倒很佩服你的武藝。現在我有幾句話要問你。你可肯直



說麼說罷。兩眼向他看着。等候回話。只見他坐在地上。毫無懼色的答道。我既遭了你們的暗算。連性命也拚捨得的。有什麼不肯直說。你要問的是何事。儘管問罷。只要早些送我一刀。免得受那幽囚的悶氣。便十分感激你們的大恩了。趙俊卿道。我要問的是你姓甚名誰。那個同伴。可是通臂猿猴柳永春。劫牢翻獄和殺汪青李信之的。還是你。還是他。各處的人命和劫案。是不是你們一同做的。所有的贓物。存放在什麼地方。你可能詳詳細細的告訴我麼。他聽了絕不躊躇的答道。你要問我的姓名麼。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名。我姓羅。名小通。綽號人稱笑面虎的便是。那個同伴。你們說得一些不錯。正是通臂猿猴柳永春。劫牢翻獄。乃柳永春一人的事情。我並不知道的。殺汪青李信之的也是他。但在他動手的時候。我却在暗中看着的。趙俊卿聽到這裏。便截住問道。這話有些不對。你既和他同伴。他劫獄殺人。你應該替他巡風。



如何劫獄會不知道。殺人又在暗中看着呢。難道事前沒有和他在
 處麼。羅小通道。是的。我並沒有和他在一處。因為我獨自出外做了買
 賣回來。打吳縣經過。聽得人傳說吳思允為李信之所陷害。下在牢裏。
 被人劫牢翻獄。非但沒有救得出去。倒反送了性命。我聽得這話。因吳
 思允是同幫弟兄。不由得心內一陣慘傷。細細的打聽他被陷的原由。
 方知李信之家失火。他的女兒不能出外。心內十分着急。遂說有人救
 出他的女兒。便許配給他。吳思允奮勇救出那位小姐。李信之不願和
 吳思允結親。因此串通捕快汪青。將吳思允陷入繯綫的。我知道了這
 個原因。立意要替吳思允報仇。當夜便到汪青家中。誰知到了他們屋
 上。柳永春已在那裏預備下手。我便隱起身來。沒有露面。直待他殺了
 汪李二人。將首級送往縣中。回到他所住的呂祖殿去。我方知他見面
 後來的許多劫案。却是我同他分頭做的。這是實在情形。並無虛偽。



此段口詞將上文總承一筆，使前數回的事實，一一在閱者腦中重行發現。能使全體靈動。趙俊卿又問道：「這樣說來，你兩人都住在呂祖殿了。前後劫取的贓物，却藏在何處呢？」羅小通道：「所有劫取的贓物，都被柳永春運往太湖中的洞庭西山螺螄灣家裏去了。」趙俊卿忙又問道：「那螺螄灣的形勢如何？你可去過麼？」羅小通道：「螺螄灣的地形，甚是險惡。彎彎曲曲，好似螺螄一般，不認識路徑的人，走了進去，繞來繞去，總在那個地方，再也休想出來。再加那洞庭西山，不比東山那樣富饒，所住的人，都是些貧民和無賴之徒。柳永春因那裏的地形險峻，便把那些人收爲部下。在螺螄灣裏造了一座堅固住宅，真個是洞房曲室，十分深邃。他自己又懂得消息，住宅裏面到處都設下埋伏。不知道的人，走將進去，觸動機關，立刻喪命。你們意想搜尋贓物，很不容易，非有識得螺螄灣路徑的人，不能進去。即使進了螺螄灣，不將他的機關盡行



破去。也不能搜尋贓物的。（此段口詞引起下文，有鈎魂攝魄之妙。）

趙俊卿聽了，連連點頭道：「朋友，你的言語完全和我所知道的事情相同。可見你是個直心人。我很敬重你的。」羅小通道：「你也不用將好話來騙我。我也不想再說了。只望你們早些送我歸天就好了。不過你們這幾個老兒，究是何人，死在你們手裏，也要知道你們是何等的人物，方得甘心。」趙俊卿道：「你要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那又何妨告訴你呢。我叫趙俊卿，那兩位老英雄，一個叫沈步雲，一個叫周尙彥，你可聽明白了麼？」羅小通又問道：「如此說來，你們是江湖上所稱道的吳縣三老了。」趙俊卿點頭微笑道：「不錯，我們正是吳縣三老。羅小通仰天大笑道：「哈哈，我倒是在吳縣三老的手裏，也算值得的了。任憑你們把我怎樣罷。說着，便將雙眼一閉，坐在地上一聲不响。和老僧入定一般，再也不肯開口了。趙俊卿知道他是直性漢子，若是不肯說話，任你怎樣引誘，也是



無用。好在已將要緊的事情問明白了。其餘也就不必再問了。便吩咐將他帶了下去。當下仍由兩個人左右扶持着。送往囚室。關鎖起來。趙俊卿對周尙彥道。我們雖然拿了一個賊人。但是贓物一些也沒搜着。況且這個羅小通。又不是殺人的正凶。仍舊難以銷差。如何是好。周尙彥道。現在只得先將羅小通繳案。所有贓物。既在螺螄灣柳永春家內。必須到裏那去將正凶獲住。起出贓物。方得銷差。但是據羅小通的供詞。這螺螄灣已很不容易進去。何況柳永春家中。還有許多埋伏。我們又不懂得消息。如何能夠冒昧進行。這不是一件難事麼。趙俊卿聽了這話。也覺十分爲難。只是縐眉不語。李月貞見趙俊卿和周尙彥躊躇不決。便從旁說道。兩位老人家不須着急。那柳永春是我的殺父仇人。我與他誓不兩立。目前先把羅小通交了案。並將爲難情形。告知縣官。請他展寬限期。先到洞庭東山。在我的家裏住下。慢慢的探聽螺螄灣。



的路逕。尋訪能破機關的人。何患不能起出贓物。捉住柳永春呢。趙俊卿奔來要請李月貞幫助。只因初次見面。素無交情。一時不便啟齒。現在見李月貞慨然邀他們到家裏去。慢慢的設法。正中他的下懷。遂即答道。姑娘的語。一些不錯。據我看來。這件事情。姑娘與我們只有聯合進行。方才互相有益。爲什麼緣故呢。因爲姑娘要報的是殺父之仇。我們所辦的是公家之事。姑娘獨力。萬難破那螺螄灣的機關。我們人衆雖多。但不是太湖人氏。非但路逕生疏。也沒有地方可以落腳。以所這件事情。惟有請姑娘與我們合力進行。對於姑娘的私仇。我們的公事。才能成功。趙俊卿這一席話。非但李月貞深爲贊同。就是周尙彥等一般人聽了。也很以爲然。當下商議定了。便由趙俊卿押着羅小通前往縣署。面見縣官。報告一功事情。並請縣官寬展限期。以便搜尋贓物。捉拿正凶。縣官聽了這一番話。也知此事十分辣手。斷不是一朝一夕可



以了結的。況且趙俊卿是自己請出來幫忙的。並非在官人役可比。如果催促嚴緊。他翻了老臉。不肯担此重任。那時更無辦法。好在已經捉到一個羅小涌。對於被劫的鄉紳和上司那裏。暫時可以塞責。自己的前程。不至于動搖。樂得做個人情。答應了他。好使我替自己出力辦事。當即答道。老英雄說的螺螄灣地形險惡。柳永春的不易捉拿。想是實情。本縣如何能過于要緊。現在與你三個月的限期。不知可以麼。趙俊卿道。蒙老爺如此寬恩。下役們自當竭力去辦。說罷。辭了縣官。回轉家來。此時沈步雲已竟喝過了鯉魚湯。精神早已恢復。與周尙彥正在坐着談論螺螄灣的事情。瞧見趙俊卿回來。忙問事情怎樣了。趙俊卿一面入坐。一面說道。縣官總算見機。答應了我三個月期限。周尙彥哼了一聲道。他要不見機。我們又不是吃他的飯。不可以不幹麼。沈步雲道。既然有了三個月的時期。總可以來得及了。但也不能過于大意。我們



要商量一個主意。從速進行。與其逾限。何如不到限期。便辦妥了呢。趙俊卿點頭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好在李月貞姑娘。已答應我聯合起來。辦理此事。我們且到他家住下。慢慢的打探螺灣的蠅路。逕罷。周尙彥道。打探螺灣的路。逕。固然是要緊的。破柳永春家中的機關。也要預備才好。剛才沈大哥曾說。有個朋友。深明各種消息。何不把他的朋友請來。幫一下忙呢。趙俊卿喜道。沈大哥既有這個朋友。自然要請來幫助的。但不知這個朋友。是何等樣人。沈步雲正要答話。李月貞忽從內室出來。趙俊卿等連忙起身讓坐。李月貞坐下。詢問縣署的事情怎樣。趙俊卿把寬限三個月的話言明。接着說道。我們正在商議破螺灣的事情。沈大哥說。有個朋友。深明各種機關。我正在問他是什麼人。要想請他來幫忙呢。沈步雲道。這個朋友。我還是在長沙學習武藝的時候認識的。已有四十餘年沒有會面了。也不知他現在何處。周尙彥道。



這人姓甚名誰。你且說將出來。或者有人曉得他的踪跡也未可知。沈步雲道。這人姓章名怡。道號知機子。非但精通武藝。熟諳劍術。而且深明文事。可算得是文武全才。只因少年時候。性情疏狂。不合時宜。所如輒阻。後來灰了心。遁入玄門。無意用世。我在長沙時。他已改了道裝。每日在市場上設肆賣卜。一天只賣二十個課。滿額之後。憑任是什麼人。他也不肯再賣了。我因聞得他的課十分靈驗。特意前去訪他。蒙他不棄。一見如故。邀我到他的寓處。談論了一日。從此結爲知交。彼此來往。甚是要好。約有兩年之久。所以知道他的本領。不是尋常人所能及的。後來我學藝成功。辭師回家。他對我說。也要離開長沙。另找一個幽深隱僻的山谷安居靜修。不再在塵世亂混了。我回到吳縣之後。並未得着他的消息。不知他現在那裏。剛才不過與周賢弟偶然談起這個人來。並不是要去找他來幫助的。沈步雲說到這裏。李月貞接口言道。你老



人家所說的知機子章怡。我也知道的。這個人真有經天緯地之才。出神入化之機。上曉天文。下知地理。旁通三教。九流奇門。壬遁之術。他與我的師父大通尼。甚爲相得。常常的來到雁宕山。與我師父談論元理。研究道術。我在山學藝之時。常常見他。因此知道他住在安徽黃山的最高峯上。那座山峯的高度。已達極點。從來無人能夠上去過。知機子因他去找幽靜的所在。到處游行。沒有合意的地方。這日游至黃山。他忽然看中了那座最高的山峯。便在那裏住下來了。我聽得師父說。他住到黃山的最高峯上去。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單就這件事情而言。就可見他本領的超鮮。劍術的高妙了。衆人聽了這話。不約而同的問道。那知機子住到黃山高峯上去。發生的是什麼事情。姑娘何不說給我們一聽。也可以知道知機子的本領高超出什麼地步。李月貞道。知機子聞得黃山的風景甚好。特意前去游玩。這日行抵黃山左



近。天色已晚。要找個地方過夜。但是這個地方都是鄉村人家。並無旅店可以寄居。知機子便向村人打聽。有什麼地方可以投宿。村人指點他道。這裏距黃山不遠了。繞過前面一片樹林。便望見一座大叢林。這叢林叫做石佛寺。內中閒房甚多。每年春秋佳日。游玩黃山的人們。因為這座寺建在黃山山麓。便于游覽。都在寺中住宿。那寺中的僧人。也借着租賃房屋給游客居住。可以得些額外的收入。因此他那裏可以投宿的。知機子謝了村人的指引。便繞過樹林。來至石佛寺。見了寺中的方丈。租賃了一間西廂房。住將下來。那對面的東廂房。已有一個客人。先住在那裏。據方丈說。這個客人。乃浙江人氏。任安徽撫台是親戚。仰慕黃山的名勝。特來游玩的。知機子聽了這話。也小介意。那知到了次日清晨。東廂房的客人。竟親自前來拜訪。知機子只得接待他。讓入房中坐下。彼此通了姓名。方知那客人姓徐。名一鳴。乃是個極有學問。



的名士。知機子見他丰神瀟灑。談吐風雅。倒和他十分莫逆。除了遊玩黃山的風景以外。便與徐一鳴談藝論文。竟在無意中結交了一個朋友。這徐一鳴有個兄弟。名叫徐一夔。在撫院充當文案。因來看望兄長。也和知機子談得甚是投機。每次前來。必至西廂房盤桓一會。這日知機子偶然出外。沒有鎖門。徐一夔踱入房內。瞧見床頭掛着一個革囊。隨手取下。解將開來。突有一道白光。衝囊而出。徐一夔不覺吃了一驚。未知這白光是何東西。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救好友施術石佛寺 逐妖僧比劍黃山峯

話說徐一夔見知機子不在房中。因是來慣了的。沒有什麼避忌。便走了進去。等他回來。在房裏盤桓了一會。偶然擡頭。見知機子床上掛着一個革囊。不知裏面裝放何物。隨手將革囊取下。解開囊口。那知這囊口剛才一開。突有一道白光。好似蛟龍一般。其疾如飛的衝向天空而



去。徐一夔見了這般景象。不知是何種神秘的東西。嚇得目瞪口呆。手裏拿着革囊。痴痴的站在那裏。眼望着天空。連動也不敢動了。正在這個時候。知機子已蒼皇失措。從外面跑將進來。一眼瞥見徐一夔手中拿着革囊。不禁頓足說道。怎麼了。怎麼了。你如何這樣冒昧。無緣無故動我的革囊。以致自己的性命不保。徐一夔初見知機子匆匆跑來。神色有異。已知不妙。忽聽他說自己的性命不保。心內更加着急。忙問革囊裏是何東西。因何動了他便要性命不保。知機子長嘆一聲道。事已如此。我也不能隱瞞了。也怪我行爲疏忽。沒將房門鎖上。以致弄出事來。實對你說罷。我是個劍客。革囊裏面所藏的。乃是寶劍。我因獨坐無聊。出外閒步。不意你於此刻到來。所以沒鎖房門。我在寺前樹林裏。踱着。忽然劍氣凌空飛去。便知不好。必定有人動我的革囊。放出劍來。慌忙趕回。你已手持革囊。站在這裏。須知我們劍客。用了數十年的苦工。



煉成了劍。自己對於這劍。欲收欲放。隨心所欲。無不如意。但是放他出去。總要有個目標。萬不能無的放矢的。況且這股劍氣。最是無情的利害東西。他出去了。總要傷了生物。沾着了血腥。方肯罷休。現在你將劍放出。並無要殺的東西。這劍在外面。夭矯飛行。找不到目的物。必須經過一週時的工夫。重新尋着放劍的人。將他殺了。才肯飛回。你闖了這個禍。到得明日此時。便要被飛劍所傷。萬難保全了。徐一夔聽得這話。直嚇得面目失色。兩眼流淚。向知機子求告道。我一時冒率。妄動了革囊。固是禍由自取。死不足惜。但我和你兄弟二人。相交一場。總要算是一個朋友。難道忍心坐視我遭此橫禍。沒有法子可以援手麼。知機子連連搖頭道。事已無可挽回。我如何能夠救你。徐一夔聽得無法可救。禁不住哭泣起來。却巧徐一鳴打從外面回來。知道兄弟來了。現在西廂房內。便也走將過來。剛一進房。瞧見自己兄弟掩面啼哭。一個革囊擲



在地上。知機子也愁眉不展。滿面憂容的立在那裏。他看了這般情形。不覺十分詫異。忙向徐一夔問道。你因爲何事。要如此啼哭。問了兩遍。不見他答應。只得又向知機子道。章兄。究爲何事。舍弟要這樣悲傷。知機子只得將自己出外散步。徐一夔進來。無故開了革囊。放出劍氣。和劍氣出外。必須殺人。方肯回來的話。一一告訴了徐一鳴。徐一鳴兄弟之間。最是友愛。聽了此事。更比徐一夔來得急切。再三替兄弟懇求。總要知機子設法挽救。甚至於跪地哀告。哭泣不已。知機子被他纏得無可如何。只得叫他兄弟二人。暫且止住啼哭道。我法兒是有一個在此。但是能否有效。連我自己也沒有把握。只好看你們的運氣。徐一鳴聽了。忙問是什麼法兒。知機子道。劍氣一出。不得生物。必不肯回來。我現在只有竭力運用收回劍氣的法子。使他能夠早早回來。但是仍要把令弟的身體作爲目標。另外用個生物來替代他。這是我看在朋友面



上無可奈何。才用出這個法兒來。徐兄快去備一個鐵鍋。一只活雄雞。待他畫符施法。收回那股劍氣。徐一鳴連聲答應。如飛的跑到自己房中。命用人備了鐵鍋。雄雞前來。知機子取了一碗淨水。披散了頭髮。捏訣誦呢。畫了許多的符。取了三道。遞於徐一夔道。你可將這三道符。貼在前胸、後心、髮際。待到天將黃昏的時候。便把鐵鍋頂在頭上。雙膝跪下。偷見白光回來。在你身體周圍。飛舞盤繞。切記不要害怕。等到裂帛一聲。把雄雞截作兩段。白光突然收斂。那時災難已過。就可平安無事了。這事最要之事。萬萬不可忘記。囑咐已畢。又取了一根竹竿。比一比。與徐一夔的身材。高低相仿。把雄雞緊緊的縛在一端。也取了三道符。在雄雞的頭上、身上、尾上、一齊貼好。又在鐵鍋的四周。也貼了符料。理停妥。天已傍晚。匆匆的吃過晚飯。便叫徐一夔頭頂鐵鍋。跪在當地。把縛着鷄的那根竹竿。植立在徐一夔身傍。又囑咐徐一鳴。只可在間



壁室內的板縫裏觀看萬不可當着飛劍回來的道路。或是高聲叫喚。徐一鳴連聲答應。退往間壁房內去了。知機子便從地上拾起革囊。仍舊掛在原處。他却盤膝閉目。跌坐在床上。運用罡氣。收回飛劍。徐一夔跪在地上。約有兩個更次。直跪得腰痛背酸。雙膝欲裂。還是毫無影響。不見劍氣飛回。只因要保全性命。不得不遵依知機子的囑咐。竭力忍耐。又跪了一個更次。聽得外面已竟敲過三更。此時非但腰背酸痛。連眼睛也覺發眩。耳中雷鳴。頭腦膨漲。那口鐵鍋好似泰山壓頂一般。再也禁受不住。心內一陣難過。只覺四肢發顫。混身抖動。搖搖欲倒。忽聽得呼呼聲响。一道白光已竟穿窗而入。徐一夔瞧見白光不勝驚喜。頓時精神奮發。把一切已勞困苦都已忘却。睜大着兩眼。好似桂圓一般。望定白光。只見那白光天天矯矯。飛入室內。四下激射。好似尋找什麼東西一樣。激射了一會。忽地飛向鐵鍋頂上。盤旋繞纏。變成一個圈兒。



圍定徐一夔轉旋不已。那圈兒漸旋漸小。小到了與鐵鍋的邊口差不多大。突然向上一一起。又復往下一落。便聽得一聲响亮。如同裂帛。那植立在徐一夔身傍的竹竿。應聲而倒。縛在上面的雄鷄。已竟截爲兩段。徐一夔吃了一驚。立時昏了過去。隨着那根竹竿。一同倒地。鐵鍋早從頭上噹啷一聲。跌在一傍。那白光就在這個當兒。飛入懸掛床頭的革囊裏面。一些形跡也不見了。知機子便從床上跳下。欣然色喜。招呼徐一鳴道。徐兄請過來罷。大功告成了。徐一鳴聞言。如飛的從間壁室中跑了過來。也不及和知機子說話。忙向地上去攙扶兄弟。只見他面色慘白。雙目緊閉。已是暈了過去。徐一鳴惟恐他受了劍傷。禁不住慌張起來。知機子道。不要緊的。只是受驚過度的緣故。停一會自然醒轉來的。說着。幫同施救。果然不上一刻工夫。徐一鳴醒了轉來。一啣咯爬起。坐在地上。口中連說可怕可怕。嚇死人了。徐一鳴向他問道。你現在覺



得怎樣了。沒有受傷麼。徐一夔搖搖頭道。傷到沒有受着。就只是劍光旋繞之時。一股冷氣。直逼肌膚。令人禁當不起。一面說着。扶了徐一鳴的手。立將起來。知機子微笑說道。你覺得冷氣逼人。禁當不住麼。若沒有那口鐵鍋。即使能夠保住了性命。那頭髮和鬚眉。也就一根不留了。如果不信。請看那鐵鍋。便知分曉。兩人聽了。忙向鐵鍋觀看。只見那口鐵鍋。如新發於硯的一般。被劍氣削去了一層外皮。地上還存留着許多鐵屑。再看倒在一旁的竹竿。已竟截成兩段。這只雄鷄。攔腰斬斷。鮮血淋漓的腥氣撲人。徐一夔瞧了。不禁吐舌搖頭道。利害利害。我已是再世爲人了。說着話。天已明亮。身體很覺疲乏。便告辭回去。休養精神。知機子再三囑咐他對於此事。務要緊守秘密。切勿使人家知道。徐一夔連聲答應。辭謝而去。徐一鳴也因一夜未睡。回房休息。一覺睡醒。吃了些東西。將近天色旁晚的時候。只見知機子從外面走來。向他告辭。



道。我今天夜間便要他去了。與你相處的日子。雖然不多。倒覺得很是投機。不忍不別而行。故來告辭的。徐一鳴聽得他要別去。甚是戀戀不舍。便問他此行意欲何往。知機子道。我們當劍客的人。四海飄流。到處爲家。沒有一定的踪跡。卽如這一次到黃山來。本來略加遊覽。便要去。的。只因黃山的最高峯上。住着一個妖僧。每日下山姦淫婦女。採陰補陽。受累而死的女子。已竟不在少數。我不到此地。不知其事。倒也罷了。既已知道有這樣害人的妖僧。如何能夠不除滅了他。以免爲害世人呢。但是妖僧的劍術。也練到火候精純的地步。我已與他比較過一次。不容易得到破綻。今天夜間。我又約他在峯頂比劍。必定可以把他除滅。所以前來和你辭行。徐一鳴聽得知機子今夜要和妖僧比劍。忽然動了好奇之心。要想觀看一回。以長見識。便央求知機子帶他前去。一看。知機子沈吟了一會道。那高峯頂上。凡夫俗子。是不能去的。因爲血



肉之軀。一到那裏。就要凍死了。你既要看。我帶你到最下的一層峯頂。劍光飛起。也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只能携你一人前去。你能不害怕麼。徐一鳴道。這有什麼可怕。你携帶我前去便了。知機子道。既是如此。你可多穿衣服。那下層峯頂。也很冷的。恐怕禁受不住。徐一鳴聽了。立刻穿上了許多衣服。跟着知機子同出寺來。行抵黃山下面。知機子道。山路險峻。又在夜間。你如何走得。還是我來携你上去罷。說着。便挾住徐一鳴的身子。直向上面升去。那速度好似騰雲一般。耳中只聽得呼呼風聲。好像怒濤洶湧。異常可怕。徐一鳴那裏經歷過這樣景況。只得緊閉雙目。聽他往山上而去。過了一刻工夫。覺得身體已落實地。知機子在旁說道。已竟到了。徐一鳴睜開雙眼。見自己和知機子立在一座山峰上面。向上面看去。那座最高峯。高插雲霄。還不知距離這座峯頂有若干路程。知機子道。我們現在所到的。不過是黃山的第三層高



峯。離着山頂。還不知有多遠呢。所以血肉之軀。可以到來。但是已覺十分寒冷。再上去。便禁受不起了。你就在這裏向上觀看。可以瞧得見我們比劍了。時候已到。我不能遲延。就此上去了。說罷。雙脚一蹬。那身體平空飛起。一剎那間。已不見他的影兒。徐一鳴獨自立在那裏。仰着首向上觀看。過了一會。最高峯上。突然間起了一道青光。約有碗口粗細。在空中往復盤旋了一回。直向下面撲來。這青光剛才撲至分際。忽然又飛起一道。如同匹練一般的白光。那光芒分外耀眼。直衝上去。抵住青光。便見那青光被白光一逼。退出有三四丈遠近。又復盤旋了一會。重向白光撲來。那白光當青光盤旋之際。他却凝然不動。直待青光撲到切近。他方向青光衝擊過去。青光經了衝擊。仍又退回。如是的三撲三却。青光的銳氣。已經挫退不少。那白光忽地活動起來。向青光刺擊不已。青光也沒有退讓。忽起忽落。條上條下的互相進擊。這一青一白。



兩道光芒在半空中糾纏不已。把一天星斗都攪擾得搖搖欲墮。微微的月色也被兩道光掩閉住了。失却他本來的明亮。徐一鳴看得眼花撩亂。禁不住低聲讚揚道。好利害的劍氣。真個能使天地失色。星斗無光。可謂極天下之大觀。我辛苦了一夜。得能眼能這樣的比劍。總算不冤枉了。據我看來。這白光和我兄弟徒革囊中放出的。色彩完全相同。必是知機子的劍光。那道青光。不卜而知。是妖僧所放出的了。這青光雖也鋒銳得很。但比較起白光來。又覺得浮而不實。沒有他那樣端凝沉着。進退從容。今天這個妖僧。必要敗在知機子手下了。（比劍一段文詞頗難着筆。若從正面寫來。易于犯實。作者全從徐一鳴眼中看出。通體皆用旁敲側擊之筆。如生龍活虎。騰挪展閃。靈動非凡。）正在心中轉念。忽見那白光如銀龍一般。突然冒起。高約丈餘。向下一擊。青光經這一擊。似乎受了傷的樣子。往下一挫。條地向側面竄去。白光見青



光竄往側面。也就隨在後面。向前追趕。此時青光在前。白光在後。如星馳電逐一般。霎時之間。青白二光。都不知往那裏去了。只賸得四山樹木。因風搖曳。瑟瑟作聲。一天星月。隨雲隱現。氣象蕭森。（比劍一段文字。如此作結。了而不了。使閱者眼光隨筆奔馳。不可捉摸。真有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景象。）直把個徐一鳴看得呆在那裏。作聲不得。正在出神之際。忽然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你看清楚了麼？」那劍比得如何。徐一鳴驀然之間。經人這麼一拍一問。不覺驚得直跳起來。連忙回頭看視。不是別人。正是知機子。立在自己身後。也不知他何時前來的。當下眉歡顏笑的問道：「你戰敗了妖僧。追到什麼地方回來的。如何來得這樣迅速？」知機子道：「我追至百里之外。將他的飛劍擊爲兩段。這妖僧沒了飛劍。也就不能害人了。因此沒有傷他的性命。任他逃走了。」徐一鳴道：「妖僧逃去。難道不能再練飛劍。找你報仇麼？」知機子道：「他要



再練飛劍。至少也要十年功夫。這十年之中。我的劍術。自然更加精進。那裏還怕他來報仇呢。今夜這一場爭戰。我不喜勝了妖僧。却喜得到了一個安身之處了。徐一鳴道。你得到的安身之處。在什麼地方。距此可遠麼。知機子道。就在這黃山頂上。妖僧築了一座茅菴。甚是清幽。深合我意。決定在此住下。不再往別的地方去了。說罷。仍舊將徐一鳴送回寺內。到了次日。他便住到黃山的最高峯上茅菴中去了。李月貞說到這裏。向沈步雲道。要找知機子。只要到黃山去。但我可以決定前去請他。他是一定不會來的。沈步雲忙問道。他因何一定不會前來。李月貞見問。又說出一番話來。未知說的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秦錫疇奉命訪能人

謝幼菴約友赴險地

話說沈步雲向李月貞追問。請知機子決定不會前來的緣故。李月貞答道。知機子在黃山最高峯的茅菴裏。住了三四十年。修真養性。已到



神仙的地位。如何還肯再踐紅塵。來幫我們破螺螄灣。捉拿柳永春呢。所以決定他不肯前來。沈步雲縐着雙眉道。姑娘的話。果然不錯。只是除了知機子以外。還有何人能破這個機關呢。豈不是件困難的事情麼。李月貞道。老人家不用着急。知機子雖不見得肯來。我知他門下有兩個得意的徒弟。一個叫八臂哪吒。超一個叫神行無影文英。這兩個人。非但劍術高妙。而且深諳奇門壬遁之術。知機子的本領。完全傳授于兩個徒弟。我們能夠清得一個前來。任憑螺螄灣是銅澆鐵鑄的。也不難將他打破。你老人家既然和知機子是至好朋友。可寫一封懇切的信。說明請他派個徒弟前來幫助一臂之力。飭人送到黃山。知機子篤念交情。決定不能推却的。沈步雲道。既是這樣。待我修起書來。從吳縣至黃山。道路並不很遠。只要有個脚程快的人。担任前去。三天之中。就可回來了。說着。便向衆徒弟問道。你們誰肯辛苦這一趟。秦錫疇



早已起身應道：弟子願意前去。沈步雲點頭道：我知你的脚程。雖不能日行千里，八百里總可以趕的。倘肯吃些辛苦，晝夜兼程而行，三天工夫儘可來回了。說罷，寫好了信，交于秦錫疇，叫他今天卽行登程。趙俊卿道：秦老弟，你到了黃山，無論請到了那一個，可以直接前往洞庭山。李月貞娘姑家尋找我們，不必再來這裏了。因爲螺螄灣的路徑，須要預來探明。趁你去黃山的空閒，我們同着李姑娘前往洞庭山打探路徑，等得請人到來，就可動手。豈不格外迅速麼？趙俊卿的話，剛才說畢，衆人齊聲稱是。秦錫疇因爲限期急迫，不敢遲延，忙忙的將書信揣在懷中，打起個小小的包裹，辭別了師父和衆人，拔步而去。趙俊卿見秦錫疇已去，便向李月貞道：我們就在今晚乘船到姑娘府上去罷。趁這三天之中，把路徑探明，免得耽延時間。李月貞道：今晚就去。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我們的人數很多，須要預先分派一下。陸陸續續的



前去。我料通臂猿猴柳永春前夜逃得性命。必定回到螺螄灣去了。他見羅小通被你們捉住。螺螄灣那個地方。定要訊問出來。他趕了回去。必然防備有人前往打探道路。要想搜尋贓物。捉拿正凶。此時太湖邊上。和各處進出的路途。早已派了不少的人。在那裏瞭望。論不定還派出舟船。假充趕攬生意。要想捉弄我們呢。如果不分派開了。成羣結隊的直抵我家。豈非預先通知他。叫他防備麼。現在有一樁好處。是前天夜間。我雖打了一梅花針。救了沈老英雄。並未通名道姓。他尙沒有知道。我是個甚等樣人。必不注意到我的家裏。因此更要祕密進行。才能出其不意的。使他無從揣測我們存身之地。倘若洩漏出去。知道諸位都在我家。又不知要費多少手脚了。趙俊卿與衆人聽了這一番話。不禁大家點頭稱是。沈步雲道。我們這次前去。本不是衝鋒打仗。用不着大衆人馬的。只要挑幾個精于飛行術。擅長高來高去的人前去。就是



了。趙俊卿周尙彥同聲應道：此言甚是。我們應談派那幾個人去呢？沈步雲道：我已分派定了。林葆和、謝幼菴、馬得成，和我們三人，與李月貞姑娘，一共七個人，也就穀了。趙俊卿道：既然如此，我們格外做得秘密一些，大家齊裝改扮而去。我和李姑娘扮作遠道探親的，直到他們府上，你和衆人怎樣辦呢？周尙彥道：洞庭山木材很多，我帶了謝幼菴，扮作販木材的客人，先去投了行家，然後再到李娘姑家找你們去。林葆和道：我也想起來了。此時不是正當楊梅將要上市的時候麼？洞庭東山是著名出產楊梅的，我就去販楊梅罷。馬得成道：誰耐煩去和這些生意人打交道？我只扮個樵夫，上山打柴就是了。沈步雲道：好得很，你們都佔了地位去了。惟有我一個人，最是爲難，比你們更要謹慎一些。因爲那天夜間，我與柳永春這個賊子交手的時間最久，他已認識我的面貌，所以只有改扮一個漁夫，坐了一只小船，戴上一頂大笠，將面



貌遮掩起來。好在我少年時候。很喜泅水。打槳弄船。很是在行。儘可去得。趙俊卿聽了。接口說道。你提起泅水。倒惹我。耽着心事了。因爲你和周賢弟。及諸位令高徒。都是識得水性的。此去自然沒甚顧慮。獨有我這老頭兒。見了水。就要害怕。那太湖裏。烟波浩渺。水勢接天。如何敢去呢。李月貞答道。你老人家不用憂愁。我的水性雖不高明。但是太湖裏也還去得。有我陪你同行。決定沒有妨礙的。趙俊卿道。哦。姑娘是生長在太湖裏的。水性自然是好的了。有你保險。我老頭兒也就放胆前去了。李月貞道。我雖住在太湖裏。水性却不是。在太湖練習的。因爲我五歲的時候。就被師父在門前抱往雁宕山去了。我在雁宕山上。十年工夫。跟在師父學習本領。水旱兩遂的武藝。都是師父指教的。周尙彥道。既有李家姑娘保着險。趙大哥可以放心了。不用閑談了。就此動身罷。衆人聽了這話。遂此分批出發。趙俊卿同了李月貞。趁了赴洞庭東山。



的輪船，逕往李家而去。沈步雲扮的是漁父，早就預備下一只漁船，自己撐着篙，沿了太湖邊，慢慢的前進。馬得成是個樵夫，非但沒有錢雇船，就連輪船也不便趁。他却想了個主意，攜着根檀木扁担，沿着湖邊而行，等得沈步雲的漁船到來，搭了他的船，一同前去。周尙彥扮了木商，謝幼庵充做伙計，雇了一只大船，直向太湖開放。林葆和扮成販楊梅的，便搭了洞庭東山的航船前去。那李月貞同了趙俊卿，坐的輪船十分迅速，不過半日工夫，已是渡了太湖，直達洞庭東山。李月貞引了趙俊卿來到家中，將他安置在書房裏，自往後面見他的母親和姊姊，訴說殺父親的凶手，乃是洞庭西山螺螄灣的柳永春。現在同了幾個英雄來家，捉拿柳永春。只因螺螄灣的形勢十分險惡，要將路徑探明，方可破他家中的機關，拿住賊人，以報殺父之仇。李太太答道：我兒能夠替父報復仇恨，也不枉生你一場。我聽了甚是歡喜，但是螺螄灣是



洞庭山西最著名的險惡所在。裏面所住的人。大都是些無賴不法之徒。我兒要打聽那裏的路徑。却不容易。須要處處小心才好。李太太說到這裏。李雪貞接着說道。母親你難道忘記了李雄麼。他不是住在螺螄灣麼。妹妹要打探路徑。何不叫他來問個明白呢。李太太道。不錯。李雄是洞庭西山螺螄灣的人。要不是你提起。我真把他忘記了。唉。上了年歲的人。就這樣的不用。連眼前的人。都會記不得的。（寫李太太神情口吻。確是一個年老婦人。而李雪貞不過寥寥數語。又覺一個文靜女子。活躍紙上。可謂寫生妙手。）李月貞連忙問道。這李雄又是何人。孩兒怎麼不知道這個人呢。李太太笑道。誰叫你剛正五歲。就被大通尼姑帶走了呢。豈但李雄你不知道。家中的人。除了我和你姊姊。自你那天回來的時候。問明白了方才認識以外。其餘的那些家人雇工。丫環僕婦。你又認識那一個。知道那一個呢。（妙。娓娓而談。確是母女



對話神情，而且處處回應上文，能令前後一氣相生，真是妙文。李雪貞道：母親，你不必再和妹妹說空話了。你瞧他的神情，已竟十分着急了。李月貞道：姊姊的言語，一些不錯，不恨不能立時立刻破了螺螄灣。捉住仇人，摘出心來，活祭父親。既有李雄，這個人可以訪問螺螄灣的路徑，怎麼不急急於要打聽明白呢？好姊姊，母親年高，不能夠多說話。你就將這件事情告訴我罷。李太太道：你瞧他，竟急到這個樣子，我本來懶得講話。雪貞，你就告訴他罷。李雪貞奉了母親之命，便對月貞說道：李雄乃是我們的家人，他當初沒來我家的時候，本是一個無賴。在螺螄灣住着，因為天生成膂力很大，又學得幾路拳腳。螺螄灣的少年不法之徒，便推他做了大哥。起先不過在外面做些偷雞摸狗的事情。人家因他們狐羣狗黨，十分凶惡，只得讓着他。不和他計較。誰知他見人家都懼怕自己，胆子越發大起來，竟去販賣私鹽，做了幾年販私的。



生意聲勢愈大。附和愈衆。居然在太湖裏面。打劫過往的行船。官中一連接到了幾起報告。派了兵來剿滅他們。李雄的黨羽雖多。盡是些烏合之衆。又都坐的是小船。怎能與官兵對敵。只一陣。就把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全夥俱盡。李雄見勢頭不好。跳入湖中。泅水逃生。官兵只道他淹死在湖裏。也就收兵而回。李雄雖然逃得性命。已是無家可歸。又怕官中捉拿。不敢再往螺螄灣去。躲到我們東山來沿門托鉢。做那乞丐的生涯。我們父親本來認識他。見他落到這般光景。心內不忍。把他叫到家中。着實勸導了一番。李雄吃過了許多苦。也知道以前的所作所爲。都是違法的事情。再加父親一番教訓。不覺天良復萌。便跪在地上。向父親叩頭立誓改過。不再爲非作歹。父親見他竟能悔悟。就收留在家。做個用人。李雄感念父親的恩德。辦事十分盡力。自來我家。已經二十多年。竟可說是我們家的一個老家人了。他販私鹽的時候。把螺螄



灣作爲巢穴。不但路徑熟悉。便是那一帶的私河小汊。以及那裏的形勢扼要。那裏的水勢汹涌。他都十分明白。你要探聽路徑。只要向他訪問。那是最好沒有的了。李月貞聽了。不勝歡喜道。有了這個人。不但可以訊問路徑。並且可以作爲嚮導。真是天使我得和父親報仇了。且待衆人到齊。再把李雄傳去。當着大衆之前。叫他說明一番。免得彼此傳述過於麻煩。說道。辭了母親姊姊。到書房裏面。把家人李雄。是螺螄灣人。能夠知道路徑的話。告知趙俊卿。趙俊卿也十分歡喜。等到天色將晚。周尙彥。沈步雲等人。已竟陸續到來。李月貞見人數齊集。便命開出晚飯。請衆人吃了。大家挨次坐下。李月貞把李雄喚來。將替父親報仇。捉拿柳永春的話。向他說了。李雄道。主人之死。原來是柳永春那厮下的毒手。不瞞小姐說。小人是螺螄灣人。那柳永春也住在螺螄灣。自從他來了。仗着有錢有勢。本領又十分高強。把螺螄灣的一帶地方。硬霸



佔了。逼令當地的人奉他爲主。造了許多房屋。外面的人都不能進去。只有他的心腹。方能自由出入。據說裏面盡是埋伏。不知道的人。誤入其中。便要枉送性命。他又把靠近房屋的地方。都劃入他的勢力範圍。以內。起這名字。叫做柳家庄。當地的人。怕他的勢力。都敢怒而不敢言。暗中稱他的房屋爲霸王庄。主人既是那廝害死的。定要踏平了他的房屋。拿住那廝。千刀萬剮。方出心頭之氣。小人受主人的厚恩。小姐去報仇。如有用小人之處。赴湯蹈火。也不敢辭。李月貞道。你有這樣的忠心。那是最好沒有的人。倘若活捉那廝。報了大仇。非但我感激你。就是主人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你的。李雄道。小姐不用如此客氣。有什麼使令之處。小人只要力能做得。沒有不遵命辦理的。李月貞道。現在第一要緊的。就是要明白螺螄灣的路徑。因爲要捉柳永春。必定要破他家中的埋伏。要破他的埋伏。必定要明白螺螄灣的路徑。才能到得。



他的家中破他埋伏的人我已派人去邀請不日就可到了那螺螄灣的路徑。却無從打聽。你是那裏人氏。對於地形自然很明白的。可把如何進去。如何出外。告訴了我。和衆位英雄就有辦法了。李雄道。螺螄灣的路徑。不認識的人走了進去。果然很是危險。只因他那裏的路十分複雜。不懂訣竅的人。在裏面繞來繞去。總在那個地方。休想退得出來。但是一懂了訣竅。便可以任意進出。並不煩難了。李月貞道。這條路究竟要怎樣走呢。你可把訣竅告訴我。知道。李雄道。那地方名喚螺螄灣。就因那路彎彎曲曲。和螺螄一般。所以起了這個名字。俗語說螺螄殼上的紋旋。都是向左轉的。向右轉的紋路。是絕少絕少的。那條路也和螺螄的紋旋一樣。這能向左轉。不能向右轉。任他千條萬條。縱橫豎直。不論有多少路。只要記着到轉灣的時候。向左拐去。便不會錯了。至於進出的訣竅。却完全是相反的。假使要往裏面去。倒反要退出來。方是進



去的路要退出時倒反要向裏走去。方是出來的路。只要記清了這兩個法子。就可以任意進出了。李月貞道。螺螄灣的路。就只要如此走去。麼。沿路之上。可有什麼埋伏。沒有。李雄道。凡是出進的路。一些埋伏沒有。那不通的路。當初也沒甚埋伏。直到柳永春那厮來了。方在那不通的路上。設了。下梅花十陷坑等各種埋伏。只要不走錯了路。是不要緊的。李月貞道。好得很。螺螄灣的路徑。我們已竟明白了。等到破機關的人來了。還要請你做個嚮導呢。李雄道。這是小人應當效力的小姐。如何說起請字來。說着。告退出去。趙俊卿不覺喜動顏色。道。我只說螺螄灣的路徑。不知要費多少周折。方能打探出來。那知這樣容易。便訊問明白。這件事可稱順利極了。現在我們只要小心謹慎。不露出風聲。使柳永春知道。等秦錫疇到來。就可出其不意的。把柳永春捉來了。衆人聽了。齊聲稱是。便一齊在李月貞家住着。等候秦錫疇到來。倏忽之間。



已竟過了三日。秦錫疇還不見來。沈步雲道：莫非路上有了什麼阻碍，所以不能如期到來。周尙彥道：或者知機子不念往日交情，不肯派門徒前來。但是秦錫疇總要回來的。怎麼連他也不來呢。趙俊卿道：也許知機子的兩個徒弟都不在那裏，要等他們回來，方能動身。所以連秦錫疇也耽延下來了。衆人紛紛議論，揣測不已。大家未免有些心焦起來。那三個門徒裏面，謝幼庵的性情最是急燥。遇見了事情，總是一往直前，毫不顧慮的。他因等候秦錫疇不見到來，心內異常煩悶。暗中想道：這三個老兒也過於仔細了。不認識螺螄灣的路徑，固然沒有法想。現在路徑又打探明白了，何不就去把賊人捉來呢。口口聲聲總說有機關要破了之後，方可捉賊。倘然秦錫疇請不到人，就罷了不成。我想那些機關總不過是錫花樁陷坑之類。要不然就是千斤闌。諸葛連弩這許多東西，有什麼難破呢。我何不約了馬得成，今天晚上悄悄的去



打探一下。倘若能夠破了機關。拿住了柳永春。也可叫他們佩服我的本領。心內想着。便去找了馬得成。把自己的意思說了。約他一同前去。馬得成再三勸他。不要冒昧。無如他已拿定主張。決意要去。非但不聽相勸。倒反怪着馬得成。不肯和他同去。便道。你既不肯同行。我便獨自前去。但要守着秘密。不可去報告師父。馬得成知道他牛性發作。是萬萬難阻擋的。又怕他獨自前去。遭了危險。只得說道。我們前去。只可在外面探看一番。萬萬不可到裏面去。以致誤事。謝幼菴滿口應承道。我原是去打探情形的。如何敢輕易進去。冒那危險呢。馬得成道。既是如此。我就陪你去一趟。只是到了那裏。我要回來。你須依着我。不得違拗。謝幼菴道。我決定依你。儘管放心。是了。馬得成等吃過晚飯。大家談了一會。各去睡了。方才同謝幼菴。換了夜行衣。相偕出房。從天井裏面。跳上圍牆。飄身下去。一前一後的施展飛行術。往前便趕。可笑這兩個人。



一樣的性情魯莽。也不知洞庭東山。距離西山有多少路。也不問從東山到西山。是走水道。還是走旱路。就這樣。的逕自向前直奔走了半夜工夫。見沿有都是太湖邊上。又是個黑星夜。一些亮光也沒有。向湖上望去。只見蒼蒼茫茫。無邊無際。大約盡是湖水。還是馬得成精伶一些。忽然啊啞一聲。停住脚步。不往前進。謝幼菴也只得停住了。問道。你想起什麼事情。忽地停往不走。馬得成道。我們要往什麼地方去。謝幼菴道。往螺螄灣去。你怎麼又忘記了。馬得成道。你知道螺螄灣在什麼地方。謝幼菴道。奇怪得很。你如何這樣善忘。不早已說過。在洞庭西山麼。馬得成道。我們現在不是在洞庭東山跑麼。謝菴幼道。是的。馬得成道。我們這樣跑。要往那裏去。謝幼菴不禁嗤的一笑道。你莫非發了神經病麼。我們不是約定了到洞庭西山螺螄灣去麼。馬得成用手向湖的對面一指道。那邊是西邊。不是謝幼菴道。是的。馬得成道。如此說來。你



才發神經病哩。洞庭西山隔着一條太湖，我們只在洞庭東山出力的跑。便跑到頭毛白了。還仍在東山上面。如何能到得西山呢。（寫兩個粗魯人，令人閱之，忍俊不禁，作者故意寫此一段，使閱者知其文筆之妙。）謝幼菴聽了這話，方才有些覺悟。兀兀的說道：要怎樣的跑法，才能得到西山。（妙妙，世有如此天真未鑿之人耶，我欲向之拜倒在地，祝禱世人，大家如此，國家便可安寧了。）馬得成吓了一聲道：你瞧西山與東山相對，寺立中間，隔着太湖，不用船渡過湖去，如何能到呢。謝幼菴道：既要渡過湖去，我們喚一只船，連夜渡過去就是了。有什麼要緊呢。馬得成不覺笑道：你真是個馱子。現在夜靜更深，船家都已睡熟。從那裏去喚船渡湖。即使有船肯渡我們過去，那洞庭西山也和東山一般地方，很是寬大，又不知道螺螄灣在什麼所在，如何能趕到那裏呢。謝幼菴聞言，低着頭想了一想，道：依你怎樣辦呢。馬得成道：我們都



是穿的夜行衣。並沒攜帶白天的衣服。偷石遷延遲緩。到得天色明了。被人家瞧見。不要疑我們是賊麼。不如趕緊回去。趁天色未明。仍舊越牆而入。回歸房內。不使他們知道。待到明天雇好了船。在湖邊守着。待到夜間。悄悄出來。渡過湖去。先在西山。將往螺螄灣的路徑。打聽明白。然後再去。方才萬全無失。謝幼菴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你要回去。一人回去罷。我既出來了。非到螺螄灣去探視一回。決不就此回去。馬得成道。你不回去。天明了。穿着這身衣服。怎樣見人呢。謝幼菴道。我現在找個山洞。或是小船。白天睡他一覺。等到晚上。再往西山去。馬得成道。你又發牛性了。這裏是個水鄉。雖在山上。到處皆是豬窪之地。那裏找山洞去。若說小船。剛才不已講過了麼。深更半夜。是雇不到的。謝幼菴道。你還你深夜沒有船呢。那邊不是有船行來麼。馬得成向他所指之處一看。果見遠遠的有一星燈火。慢慢往這邊而來。停了一會。已聽得



櫓聲欸乃。水聲琤璫。隱隱的有一只小船。向前航行。距離他們所站的地方。已不甚遠了。謝幼菴見了這船。歡喜得什麼似的。連連招手喚道。船家快快搖來。渡我們過去。多給船錢就是了。他在岸上喊個不已。那船家好似沒有聽見。只管咿咿啞啞。往前搖去。謝幼菴不覺發起怒來。遂即躡身向船上跳去。撲的一聲。巧巧的立在船頭上面。那船家見他如此模樣。只道強人打劫。嚇得大喊有賊。中艙裏的客人。還沒有睡。聽說有賊。便跳將出來道。好大胆的賊。敢來打劫老爺麼。舉起拳頭。便要打來。不料艙中又有一人。走了出來道。靳大哥。不要動手。是自己人。謝幼菴聽得聲音很熟。向他一看。忙道。你來了麼。爲什麼今天才來呢。不知這人是誰。請看官們且猜一猜。在下寫到這裏。已是墨乾筆禿。只得暫時告一結束。休息一會。再與看官們相見罷。



